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為容州官察使充報謝副何鑄入辭上諭鑄委曲致詞事在必濟又召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泪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上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上曰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餘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且慈親之在上國一常常老人爾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當感動也

鈞侯起居萬福軍國重寄悉勞籌畫特蒙專遣信使惠以書翰良馬厚幣禮以勤腆鄙情感激已難具陳至許成就大計最為重恩自惟孤危何以得此又如逐件事目一一曲荷開諭雖甚愚暗豈不省會即奉鈞諭逐項遵承再惟大計已定其間不免少有愆告如墳域所在至甚緊切計鈞鑒處之必是錯上國方以孝理天下若使祖宗不闕祭享是為至望歲貢銀絹見排辦末年數目先次發納已差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何鑄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容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曹勛充報謝進誓表使副專附此書叙謝鈞造益寒敢異曲加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惟幸容納不宣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已未詔何鑄曹勛並與恩澤二資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紹興諱和錄皇朝諱和誓書節文竊以休兵息民帝王之大德体方述職邦國之永圖顧推孤藐之蹤猥荷金存之賜敢望自竭仰答殊恩事既繫于宗祧理蓋昭于誓約契勒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二州割屬上國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南併西南畫屬光化軍為散邑沿邊州軍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所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淮北京東西陝西北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理願歸鄉者更不禁約其自燕以北人見行節次發遣今后上國之境者不得進兵襲逐但移文叔捕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誼置射糧軍數并巡尉等外不得屯軍戍守上國云散邑亦並用此約既盟之後必務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墜命之民路其國家按此誓書日歷不載然其間有北人願歸鄉者更不禁約之類宣語聖語蓋常及之今刪取附注以備參考

宰百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州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荅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投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誦求矣疇曰今日樞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 左承議郎新福建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高穎除名象州為管以言者論春間敵騎犯邊穎自軍前造朝反為張皇之說以惑流俗故也陷穎偽十年固窮守節故驟用之及是以從岳

飛被斥

壬戌左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汪叔詹直祕閣知鄂州右
朝請大夫知韶州邵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路轉運提
刑提舉茶鹽公事王俊之告變也叔詹與聞之此據王明清相嘗
為岳飛所劾此據洪邁謫嶺南至是復起是月詔大金已遣使
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

亡此據蜀口用兵
錄日歷無之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三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歛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



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為可笑丁郊徹殿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責授濠州團鍊副使柳州安置御史中丞侯高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為置置使洪道足恭以媚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淚閣眼皆倡為浮言黃陂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於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復庚午右承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彥直持遷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息也 右奉議郎鄧名世特勒停坐擅寫日歷故也久之卒于家士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

天地定位不可少亂靡禮字呼郡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感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群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試尚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措置委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子細分畫不得差措生事此指揮據蜀口用兵至是又遣將焉甲戌川陝宣撫副使胡世錄修入日歷無之

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黜陟指揮伏望收還從之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

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師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

南省因趨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想惟動

而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

絕之人正是近二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

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遣過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

望早為依應所論盡殺數遣過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

元約於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撓處亦請依

憑同去行踏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

安其業已遣濠州招人數今以盡分附口數千連其家資並復本

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商賈在淮以

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商賈在淮以

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切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

年耕作之計惟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月諸道班還昨以吳璘

竊窺關陝以此有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入使之飲退恐欲聞知

時寒切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劃陝西以割

隸吳玠元管地界為準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季冬極寒伏惟鈞

書佩和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辨天

下幸甚北人敢不如此書莫將待即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

唐鄧二州已遣尚書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趨明

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趨明

年正月下還濠州楚州昭信州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

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州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

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即嘗任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祕閣修撰劉阜民新知秀州吏部言阜民故從官乃許之任戊子直祕閣新知温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 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朴並直祕閣二人皆世忠蓋也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閣門祇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秉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尋州並編官仍藉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寃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而

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

賢將何甫龜鑑飛起於効用平居憂國無所不為征討出師康慨

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援而卿者之褒身殉國竭節

事君之嘆力疾先馳而上有國爾亡身誰如積奪魏州之糧而倡率

克復襄陽鎮湖北而坐湖湘蔡州之積戩臨穎之戰凡十五

率三軍指示方畧自李寶曹州之戰以至於張愿臨穎之戰凡十五

戰每戰必提敵相告謂撼岳飛兵難呀當時有如飛者數十輩

布置邊面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槍乃棄之曾不甚惜何也

綸音趣覲彼之所加罪無辭乎救免死而每念岳武穆之

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辭乎救免死而每念岳武穆之

寬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驚鳥猶未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此為不能

保全功死尤不厭眾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

記飛之死尤不厭眾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

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眾其從杜克也以八千

破于十萬眾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

以背鬼五百皆破其眾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

亦以阿附並沫累遷之罷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

忠終以無為小人矣何鑄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周三畏二十二年

逐君子盡用若樸何彥猷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

三月庚子李若樸何彥猷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

十月戊申追復元官謚忠愍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

俊首狀大理寺案款今具載之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

有人未交我救他後甚意如何救他張太尉道張太尉道我這人馬老小盡底移去便是
救他後甚意如何救他張太尉道張太尉道我這人馬老小盡底移去便是
陽府不動只在若太尉動人馬知必廷我相公未疑岳相救他公彈壓被罪也張太尉
尉道不得動人馬不得若太尉動人馬知必廷我相公未疑岳相救他公彈壓被罪也張太尉
尉道不得動人馬不得若太尉動人馬知必廷我相公未疑岳相救他公彈壓被罪也張太尉
不肯交岳相會不得若太尉動人馬知必廷我相公未疑岳相救他公彈壓被罪也張太尉
如肯交岳相會不得若太尉動人馬知必廷我相公未疑岳相救他公彈壓被罪也張太尉
陸路前去後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小令馬軍人馬
你安排着待我敢不伏傳選道我伏聽我道傳統制道恐軍人馬
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傳選道我伏聽我道傳統制道恐軍人馬
夫剛氣張太尉不肯伏張太尉道有假做一者勦殺後道這軍馬甚名
目起發張太尉不肯伏張太尉道有假做一者勦殺後道這軍馬甚名
人不疑俊道不敢去我設他後面張相公遣人馬未追襲如何張
太尉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林續前時我已到襄陽了也
尉道我有何懼俊道若著人探得知必未央攻太尉南面有張相
公馬北有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張太尉一冷裝我則有道理待
我這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張太尉一冷裝我則有道理待
發人馬助我後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糧少如何張太尉
道這裏糧盡數着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少如何張太尉
一年俊道如何張太尉道我這裏路應副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少糧一年以
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這裏路應副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少糧一年以
一年交蕃人必退我遲則不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道
我如今動後皆鬼遊奕伏我不伏俊道不知道如何張太尉道
察背鬼王劉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道如何張太尉道
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道如何張太尉道
說道張太尉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道如何張太尉道
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出裏喫飯說與我自家
人我又不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會有語言交出裏喫飯說與我自家
能管得至三公更後制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我官他懣有事都不
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道張太尉觀察於教場亭子西邊
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觀察於教場亭子西邊
出太尉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將來諸軍
來時張太尉觀察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將來諸軍
後如何姚觀察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將來諸軍
覆知太尉緩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
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張太尉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
道不曾去請王剛等與姚觀察說話交來覆太尉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
可不禪壓我遊奕一軍鉢束得整齊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
姚觀察賣弄道他一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

出來自後不曹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後去
罷張太尉道王統制你拾等後面寵重物事轉換了著我後將
共將這德一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
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
時後食祿本營副都頭於國家又不敢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
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於國家又不敢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
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中後自靖康元
奉聖旨特換成中尉後來並係立戰功轉今來官後盡節仰報
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別起事後不敢負于國家欲伺將來
赴樞密行府日面請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
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後已於
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
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所有後應干告勅宣劉在戰功轉至
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後應干告勅宣劉在戰功轉至
告首呼千等補副都頭宣緣申外庶晚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
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刑部大理寺狀奉
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
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閻
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軍統制權副都統
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增澤一石朝前詳添差通判與化軍孫革左武大夫
安撫司參議官于鵬石朝前詳添差通判與化軍孫革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決承節郎進奏官王慶
仁從議即新授福州專管巡提私監蔣世雄及勘證得前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為因探報得金
人侵犯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坐觀勝負
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將一萬人踐踏
了及因罷兵推後令孫革馬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孽畫令看訖
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後張憲
商議待反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兩頭盡劫官私每船又累次令
孫革奏報不實及指斥乘輿與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
稽期三日斬及指斥乘輿與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
刑私罪上定斬及指斥乘輿與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
之問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追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
張憲董先指斥乘輿與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未解
世忠人馬反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孽畫與張憲追坐擁重兵於兩
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勅罪人重致張憲董先要張憲為
岳雲書令憲作孽畫與張憲令措置別作孽畫與張憲追坐擁重兵於
入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憲謀反要提岳飛指斥切害不
陳首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

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定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絞身以張
憲合依絞刑除名本人犯私罪與得絞心腹官行取會例追毀出
未告勅文寫謫日與張憲稱可與得絞心腹官行取會例追毀出
岳雲為寫謫及等外法寺稱可與得絞心腹官行取會例追毀出
憲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可與得絞心腹官行取會例追毀出
配千里不以蔭論赦刺配徒三年追一年本罪徒二十斤上通比
加後流私罪斬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年本罪徒二十斤上通比
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官張憲節次催令得腹心兵官詳
擊畫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又傳報朝廷機密表亂軍衆情重
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妄并依隨岳飛寫謫日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事并令張憲妄供
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赦為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斤入官勒停
合徒三年私罪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
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隨岳飛寫謫日與張憲稱措置擊畫等語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
供犯罪從減一除罪輕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
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
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飛并說與蔣世雄法寺稱赦為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斤入官勒停
里配千里應比罪赦配北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役流官當準徒六年其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承節郎並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據按別無官
當更合罰銅八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慶仁犯私罪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憲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赦為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斤入官勒停
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將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東我郎兩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據按別無官
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慶仁犯私罪上通比滿六年比加
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為犯虛
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軍防守總領運使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
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募摺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寺
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
杖二十本處居作一年後滿日仍合下本處照僧二貫足除罪並受
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與張憲等罪並受
岳雲金茶馬令智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與張憲等罪並受
外法寺稱律坐贓致罪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為非監臨主罪
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徒三年為非監臨主罪
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據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
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

節飲食成病依條合召家人入侍就全岳雷入侍看觀候斷下
內本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小貼子稱見行下湖北轉一
下本處依條施行又萬合貼子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着日即乞
司根究銀絹等四萬合貼子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着日即乞
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萬合貼子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着日即乞
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重內岳飛
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
情重蔣世雄孫革于鵬並私罪徒並係情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
聖旨楊勛合監斬仍多差將岳飛特賜死依憲于鵬孫革王處仁
行令楊勛合監斬仍多差將岳飛特賜死依憲于鵬孫革王處仁
蔣世雄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叙叙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潯州
王處仁送連州將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决脊杖二十刺面
配二千里外州軍中城小分叙管智泱决管二决脊杖二十刺面
編配入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
唐多差得岳飛家屬并令揚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
入官委俞俟汪叔唐逐一抄劉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
並不貼子內事施行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干涉大理寺一切
清士子歲任事國得王徽所首岳飛狀于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
得詔獄全案觀之岳飛之坐死延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
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
師者凡十三次以為張憲書通謀亂初所供雖膏移緘既不自達
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亂初所供雖膏移緘既不自達繼復
焚之亦不見其詞云何且與原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
實情洗見則周孰所為據而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鞠酷吏漏
網不正典刑耳王俊者初以兵途所告反而轉資晚以禪將而
妄許主帥遂饗富貴驛卒鈴奴一時傾險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
間可謂怪矣自鄜成回軍也在一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在
史云先是飛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眾皆不貴張憲董先王俊
坐移時不語既退先與貴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
相公處置耳對否先與貴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
及張太尉之語追先與貴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
城路中之語追先與貴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
一旬言要爾為證了今月便出先仍差大程官二語先止有
大理寺并命蓋畢就今日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登已飛
飛飛猶不伏獄吏稍入聞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登已飛
死于獄中其首市人聞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登已飛
彦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知周三畏三畏遠白于丞丞李若高

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王輔者投書於秦檜其言飛反狀已明檜中以書付獄高卒致飛于死既而高彈若撲以其兄罷此虛昔為幕中參議故欲黨比之耳彥猷傳會若撲由是二人皆罷此云鄆城路中之語據俊元首狀乃無之不知何故又云雲憲已伏誅董先方下大理寺與飛對辨恐亦誤今併附此更須參考也 是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後者題名在十二月蓋誤直祕閣主官台州崇道

觀呂抗卒 初從事郎傅偉文從朱弁出使為金人所拘求應舉

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

人也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

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携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

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

獨不監侯景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

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

問李綱趙鼎安否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冲卒于婺

州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后綾紗絹悉如之 廣

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金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為經略使買

馬二千四百匹 金主亶改元皇統按將帝逸史云高麗日歷壬戌年改皇統壬戌紹興十二年

年熊克中興小歷改皇統元年又在十四年據紹興講和錄蕭毅所持兀術書已稱皇統元年又王大觀行程錄稱皇統八年歲次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教之當以今年改元為正將熊皆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

歲次壬辰 宗宣皇帝統二年

金 熙

春正月

按是月 乙未朔

壬寅詔建國公

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直秘閣賜緋魚袋張子

顏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

宣義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

乞罷机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荐本軍統

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

統制

熊克小歷于此并書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

二月壬申按建一軍兵最多不應許 癸卯上謂大臣曰朕于宮中

時無主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無嗜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

人點姓名何所益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

于害天下帝王之季尤貴自得深造造入內侍省押班藍珪

為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衛茂實為宣使入內

內侍省押班茂實改使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

上表還政詔進一官致仕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為軍割盱眙

招信兩縣隸之仍于盱眙縣置權場能克小歷五月丙申詔于盱

部狀云近承指揮于盱眙建置權場而克誤以為事始耳孟昶將升軍在五月辛丑克重疊差誤

乙巳詔大理少卿薛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密秘閣修撰知宣州

李若虛附鹿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仁輔之罷必是議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鞠岳飛獄畢故

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錄板偏膠諸路有進士智決者汾

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決上

書訟其冤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決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此以

之遺史秦檜但姓之稱飛死決上書訟飛之冤則恐誤蓋決與飛

同結案也今畧修濶今不抵牾決降旨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晦日

其行遣當在此時今數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李若

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罷汝檝論二人頃嘗為岳飛謀

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于若虛則又公肆欺罔昨飛方用

師于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投首矣而所憂者他

將不相為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先是秘閣脩撰提舉洪州

玉隆觀薛弼為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遊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左朝奉大夫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賊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造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晉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比間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寺官聚斷咸以飛之罪死有餘責獨二人喧然力以衆議為非務于從輕故黜之趙姓之遺史若樸謂飛罪當徒二年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姓之稱彥猷李畏有宜惜大理卿之語然獄成之後少卿薛仁輔罷去而三畏遷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被論則此語未必有也更須詳考中書言專差到三省樞密院吏人六名行遣制勘文字參照案牘委得平允頗見究心詔各轉一

官資中書吏行遣制勘文字前此未有故出之

詔陞安豐縣為安豐軍以壽春霍邱

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部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列子羽復徽猷閣待制樞密張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聞故有是命辛亥增福建欵盜錢十萬緡以贖鹽增羨故也武經大夫御前忠銳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列通知天長軍通當是列實之第壬子显謨閣李士知洪州梁揚祖為尚書兵部侍郎丁巳武節郎兼閣門宣贊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罷

安道繼先子始以僥冒補轉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
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闕額而見在者又不能鍊習止充雜役甚
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尤戾武備可督諸路招填將兵
至于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為之安能稱職乎人
才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子為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李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
誤殺流罪囚也法寺富直柔係第四從官減外罰銅十斤案奏特
有是命錄事司戶奉軍各追一官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吏分配

嶺南

事相在去年
五月庚申

屯田員外郎劉無極秘書丞孫汝翼並罷以

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翼者范同之黨刺探
時政竊議于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宰相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于近江種田
畝築城郭庶不為敵資若廣為儲蓄非特足以禦敵爾 吏部尚

書兼侍讀資善堂羽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

起居舍人張廣

守起居郎 尚書右司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

將作監丞李

若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資政殿李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

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褒交通甚密及近
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廷朝並寘右府近邊唱
為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
就鞠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

府參議官都漸知宣州尋又除直秘閣是月癸亥右奉議郎浙

東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指置料斤埃馮由義知和州

辛酉起居舍人楊處魚權中書舍人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

脩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以万
俟高論其誦輕也左中大夫充秘閣脩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

愿充敷文閣待制知昂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為右朝
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
官選人改京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
放罷以嘗為岳飛隨軍漕故也軍器少監鮑瑒檢察狗奴前湖
北京西宣撫司錢物近行在後六日擢瑒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
士奎荐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必彊左司員外郎錢葉並罷以言論二人
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及若要馳騁于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
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于肥水拓拔魏
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

者豈能致此兵之得志乎今但脩政事度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朴為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其弟閻門宣贊舍人等秩三等初官其二姪本閻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之少也育于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瓌同處雖一食必均焉此以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聖語修入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除名加項送容編管彥節嘗為岳飛軍中承受後轉歸吏部飛憐

其貧遺錢三千緡且荐為唐忠殿祇候上不許飛死仍抵罪

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英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

施設之詳可見于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中興聖政秦檜對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詔建國公瑗出外第

初命福建漕臣即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國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道犀帶一束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晉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鐘

愛能克小歷云上與皇太后所鐘愛蓋因張闡聖德事蹟所云也詳是以此時憲聖烈皇后初封婉儀闡所云乃進書之耳克不考諭聖語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已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監察御史陳時卒為尚
書考功員外郎 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韋淵浙西
南田通舊為五十頃臨安府房縉日二十千先是淵陳乞恩數二
十餘事又乞賜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于
夔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 是日川陝宣諭使
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司叅議官李覲與金大
使鎮圉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烏凌噶贊謁副使奉政大夫行白
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于百家村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
將遣近上叅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覲與
閣門祇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
檄來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
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_{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
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
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
即無便許交割之文竊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今來
于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
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談稱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
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議秦六州當還上國剛
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
以大散關為界剛中原云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

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諱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
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于大散關立界堠剛中
覘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覘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
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為金國所占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準
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詳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干等前年冬
帶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為見有備不
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芍
藥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冬去年冬薩里干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
禦薩里干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度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遁前
去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
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為金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枝梧利害至重
乞賜詳酌幸卯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
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
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
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
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今來合行保守臣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
記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
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詔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
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烏凌噶贊謨事以費士幾蜀口用兵錄
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贊謨名祐州即即
岷州全避阿古達名改之今依圖書修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
道置使正欲机察州縣可申戾行下若州縣賦汙不法而監司不
能按致台諫論者當併糾之于中興聖政史臣曰居天下者專耳目
于台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于
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
遣現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于監司者彼何憚而不相視哉
丙戌上曰季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
可蔡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芳可憫朕
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艰难漢文帝每下
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
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
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
故擢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入上曰文季政事存孔門中自
是兩科令士方離科奉末親民事遽使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
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
罪其戢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閣門事
曹勛至金因見亶于春水開先殿具陳上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
鑄不能言亶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勛反密懇請語
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
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

脩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入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

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敬文據紹興誨和錄烏珠所上第

春水開先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歸烏珠傳命使之歸館有館

伴張鈞素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喜甚次第有恩也以誨和

錄所載烏珠七書考之自去冬及今春元本皆在初奉使徽猷閣

軍中但遣鑄往北地今畧刪潤附入更在詳考

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

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于丞相政事韓昉乞于真定或大名養

清為遊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田守再降為承德郎田司判官趣

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洪迄換行述去守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振

評定禮文使始為造赦文復及換授先居詆于全相韓昉云云昉

怒虛中贊其決遂換副田守又降承德郎其後全議遣奉使人各

還其鄉田敬及之先居實以饒州聞故在遣中檢還奉使故在十

三年二月庚戌則與官散即今年也故附于此日行述稱韓昉為

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故給事中范仲華家見金中印行翰林

直學士趙可文具有代人事作上京慶元宮辟序云太祖武元皇帝

春德神功碑實故丞相韓昉之所

作則昉此時為執政也今畧脩閱書之

已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羽善胡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

善蕙符權禮部侍郎陳楫郎官方雲翼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

主簿蕙籍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惠任已意懷姪

附麗故也惟太常卿施垌居戍如故此秦垌何以不連書當考垌

雲翼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晉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

所議不同故絀臣嘗以此事問于符之孫宣教即植亦不能知其

皇子秦檜不欲宗彊勸上曰曷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

親子乃立按表臣本曷所荐所謂附麗或指此也然上意固自屬

普安久矣曷亦未嘗乞

立恩平野記蓋小誤

辛卯給事中知貢奉程克俊等言博奉宏詞科右丞務郎洪遵勅
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介德清人也秦
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也
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于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秘書省
正字介适並為勅令所刑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
遵始遵除正字在五月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
軍倉燬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
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閣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
台同討論申尚書省詔令立本官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
幕次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
万俟卨等奏當于宗室正任閣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
卿施珂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愾等奏合于
宮門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按是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國子監丞何許罷先是御史
闕官許嘗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諂事刘
大中荐于趙鼎故絀之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直奉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朔善秘書少
監兼宗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宗國公璩未出閣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

郡王府教授壬寅王出閣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周材江
寧人御史中丞万俟卨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楫兼侍讀任
按盡言論秦檜云每陰言路必與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忝金華之
講按此時秦桧為宗政廢說書又不待燈功諱之日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鈇卒賜其家銀帛百五十匹
兩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制中陞
充殿前都虞侯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荐師中代掌
岳飛軍先數日上諭輔臣曰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儻區處得
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
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少寬民力若乃規其入以供公上非朕所
欲也既又賜師中銀帛萬匹兩為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師
中至武昌軍中初不伏統制官傳達李山郭青輩往乞罷去換
諭久之稍定上諭輔臣語在是月壬寅賜激賞銀絹在甲辰今並
附此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師中專務結托內侍以為
助故能久其權武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
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詔兩淮漕臣度切禁止私渡過
淮之人毋得少有透漏日歷無此今以五月二十七日淮
西轉運司乞差濠州通判狀參入侍衛親
軍馬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閔師古卒于建康府贈
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己酉都亭駟成

庚戌左承事郎趙衛左宣教郎錢周材並為秘書省校書郎兼普

安郡王府教授二人之始除也上皆召見改京秩至是又申命之

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時金人

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紹興和錄皇朝又書即日春和

往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律溫令必皆達府下近批邊界中批合

其盜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軍帶甲軍到未民戶不知多有驚

移陝西關城寨將官王吉帶領軍馬于治坊鎮等處行劫孽畜驅

和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切慮引惹生事致傷

為水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由滯向暖切冀倍保鈞重不宣

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瑒總領鄂州大軍錢糧先是瑒奏岳飛軍

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

萬五千餘緡鄂州閩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

博易場共收錢四十一萬五千餘緡營田稻谷十八萬餘石詔以

鄂州七酒庫隸田師中為軍須每年水息錢共餘令總領所椿水

準備朝廷不時支遣其屯田仍委師中措置應副左承議郎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確追二官勒停先是言者劾宣城令費

介有賊事不提刑司究實確言歲月深遠無以照驗言者論確與

介俱為孫近之黨故責之

辛寅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非怯于用兵也故

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徂

于徧見以講和為弱以用兵為強非通論也宗正丞江邈為監

察御史邈公程從子也元公望建德人上召對而命之詔齊安郡

王士褒今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褒貪險忍朋比姦

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褒于後宮有姻嫁之契而于陛下為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親劄慰諭再三以示非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褒嘗荐李綱相矣嘗荐趙鼎相矣又嘗荐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為虛文伏望稍加點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奪宗室謁禁行下有犯令御史台宗正司按察官劾奏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褒欲救解岳飛漏其語或聞之之以告秦檜今台臣言士褒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甲寅太常少卿施垌兼權禮部侍郎秘書省校書郎程敦厚兼權禮部郎官

乙卯上御射殿引試南省幸人何溥已下是幸兩浙轉運司秩試幸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

永嘉人也朱勝非秀水閭居錄云東南諸州解額少幸子多求縣于永嘉引州人為黨助吳表臣在待聘號黨姓名為是宿實操國柄凡卿士具耳目司現望所荐溫士四十二名檜與秦政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現望所荐溫士四十二名檜與秦政王次子翁子姪預遠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孫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閣世將疾延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鏗伏文書等台宣諭使鄭剛中至卧内西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朝廷萬世公以近臣出使適丁斯時苟利于國家者以意可否之而須命于朝云何不可也將卒剛中下令凡宣撫司細務令僉所自行惟事干軍政者

取決上嘗問近臣以世將邊狀曰少日當僉樞處之訃開拜資政
殿學士致士卹典如執政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辛酉秦檜等賀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
先報太后歸耗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
不渝誠可嘉尚勗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
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 秘書省正字張闡何若並為校書郎闡
以儲材之地無力可陳惟國家大利害可因事納忠時諸大將恃
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于外而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廢
後往之行之 司農少卿王賞兼實錄院檢討官 是日直呈謨
閣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馮康國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宋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二年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会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叅知政事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喚提舉應辦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太常寺丞吳棫榘舒州也命士会在四月己巳淮康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畧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孫渥卒于興州丙寅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秦梓為敷文閣待制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 直徽謨閣通判明州高世
定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丁卯太常少卿施垌權尚書禮部侍郎 司農少卿兼寔院檢討

官王賞守太常少卿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俞俟敷文閣直學

士

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韋舜臣為惠
王祖贈太師為安康郡王子華為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
王故有是命 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以買
馬增倍進秩一等其官屬皆遷官馬數已見
去年年末
已已封婉儀吳氏為貴妃

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內出制策曰朕以涼薄
之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今朕祇承上帝而寵綏之
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勲未集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
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
為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為不武至若宗社遷寄扈衛卑寔至
徂見聞而專用私智民習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憂也
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右
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
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
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為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

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大納之胸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為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桀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為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中外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侯生則梓宮可還母兄可復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語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强橫挑強隣末年遂有百牢之恥陳宣帝徂于屢勝進輒不已自覺其境惟齊武帝懲元嘉之敗保守境土聘問不絕當是時外表無塵內朝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洛口之敗蕭綜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彼已之情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益也故臣之深思切以休兵息民為上策自古大有為之君所以圖為大業經營庶務莫急于任賢莫先于納諫莫善于崇儉今陛下任賢不貳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復以此進之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終始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

崇儉寔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揚邦弼策言陛下躬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為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使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為也碩以為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為得策有司定燿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誠之侯官人邦弼浦城人也 權尚書戶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陞司農卿大府少卿吳彥章進秩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喚充秘閣修撰直秘閣淮東轉運使陳充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並陞直敷文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黃敷書直秘閣皆以樞密行府結局及般運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 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捍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

戊寅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宮使韋淵封平樂郡王 吏部侍郎魏良臣為接伴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 權工

部尚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鑾同班入對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煥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
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樁收專充迎奉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不取
於民庶幾副朕民愛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
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

率皆獻助矣

福州程邁獻銀二萬兩洪州李迨獻錢五萬緡江東
大即業慶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黃敦書張滙降詔獎

諭池州陳楠轉
官所獻未見數

左宣教郎克剛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

史文會晉江人也

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

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

之 是日至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

論合行典禮

熊克小歷皇后邢氏上仙丁亥訃
終至乃在此後六日不知何謂也

壬午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改左宣教郎為直閣祕

用丙子詔書也

左奉議郎蔡安疆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

提舉茶鹽等公事填復置闕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從之

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危如

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惟身之謀累必及國而身亦不保若忘身

為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矣

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茶鹽錢及數外得旨支正色者

每匹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餘匹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為請紹興二年九月右奉議郎通判湖州秦杖直秘閣杖會

弟以其姪嬉遜所得贓名為之請也

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盂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故也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為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郴賊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為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謫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槩以朝廷罪光為非故斥之

己丑為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凡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垌言喪三年不祭孝明章穆皇后之喪禮官奏罷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宗廟及中小祠皆宜勿停從之

左奉議郎知錢塘縣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鞏與其佐五人並貶秩一等以御史臺言枷杖輕重不如式也既而懋德等引咎言非佐官之過乞蠲免詔令改正六月己巳改正承議郎張堯咨為左朝散郎堯咨襄慶人中進士第仕偽齊積朝散大夫復受金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命

壬辰御史中丞万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為大行皇后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戶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贍酒庫隸本

部可也

甲午寶文閣學士降授左奉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為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書獎諭尚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桷能融國故遷之

乙未命戶部侍郎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金主亶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率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遺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而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為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遣常使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而上節銀絹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十八年五月乙亥錢賞各減半比至金庭使者獨于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行錄大旨于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皆闕不書使者致事詞以趙思行狀修入其他諸書皆無之蓋思嘗以不肯稱御名為金人所斥故也詳具淳熙五年四月思罷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珞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楊祖充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楊祖感風痺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丁丑上為大行皇帝行釋服之祭不視朝 吏部乞依故事選差
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愿兼修玉牒以三省人供檢先是玉牒
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舊更承節郎温台州海內巡檢

王亨乃以為本所檢點文字楊愿兼修玉牒不見降旨之日本所
錄云本朝國書嚴奉寶藏如有題名在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紅
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軸大難于披閱詔為黃金梵夫又以黃
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進呈畢安奉于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
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朝廷因宗正丞謝叔白本寺事論及玉牒
問宰執諸公制度趙元鎮曰不遇刻玉如冊耳予曰國家宗支之
藩自古無之每朝為一牒宗室稱名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冊正
刊不亦難乎案王鞏聞見錄宗室元祐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冊正
與此同則玉牒體式大夫不能知也久矣然勝非所云每朝為
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亦非是每牒為一牒乃
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跡若
親王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仙源類譜等書則安于屬籍庶
為非同為一牒也玉牒則奉安于本殿類譜等書則安于屬籍庶
勝非亦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罷時知大宗正
事士去辟倬偕行而言者論倬諂附李光今為迎護主管所屬官
專事唇吻變亂是非故也 詔陞東陽盱眙縣為軍廢天長軍為
皆以易于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治亂以為龜鑑
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左中大
夫朱芾責授左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奉議郎李若虛
勒停徽州羈管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二人偃居近地竊議時政
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祕閣夏珙右奉議郎廣西安撫司叅議

官党尚友左宣教郎通判南劍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傳送見居
州軍隣州羈管內白身補授及因從軍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台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
請也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使陳充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
州水寨民兵 太府少卿陳膏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權場之法商人贖
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
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
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
錢各收五厘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東陽安豐軍花廳鎮

而金人亦于蔡泗唐鄧秦鞏兆州鳳翔府置場凡東陽諸場皆以
以盱眙為準收五厘息錢事據紹興三十年五月十日戶刑
部狀乃今年九月七日敕故附于此日歷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
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
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象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
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真州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靖康初秦會
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往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粗可居但每為
西日所苦奈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斧斤之聲會之起
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
言即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為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
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于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
楚州把麾持節者又逾十年然後掛冠老于潛皖近九十而終案

檜靖康初自太學正即擢為郎不一年遂遷中
司其間未嘗乞祠歸建康明清所記不審姑附此

真戍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帝謚曰懿節 是日川陝宣
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炯等請立別廟于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
其南為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厨以地隘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 漢州布衣陳靖特

補右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
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剋擇官兼御前祇應李輔沈勒傳送處州編
管坐撰造語言鼓惑衆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
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
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 詔資政

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兼書樞密院

事何鑄等使還 熊克小歷今年正月末書至是曹勛等歸 宗弼因

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克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

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 熊克小歷稱觀文殿學士前東京

已追奪官職 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功郎前開封府

推官畢良史還行在正文即正民也宗弼避金主旻諱改為 紹興

錄金元帥上第六書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 江
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尚須

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陳
右人氏早歲朝廷皆嘗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屬
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
來團聚復業魚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
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守
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
并去歲濠梁之敗守臣王之聚首凡此數家並望早與一就津發
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並望早與一就津發
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畢良史者
比審議使蕭毅等回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畢良史者
遣前去所貴南北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丙辰薇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蕪遲遷一官致仕遲以引年
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諸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戶部別椿迎
奉之用有餘則留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橫斂為戒也

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濠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崇存換文資監周陵廟以存援例有
請也

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必
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于河以救河伯娶婦蓋

知此道也 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嶸強記博聞深于禮
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起復武當軍節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給真
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 璘晟給俸

六月甲子 按是月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
壬戌朔

赴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無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真揚州為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贓一匹以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奉使引對面奉聖旨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勒故有是命 追官勒傳人前中衛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為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毆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効至是樞密院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 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誠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 左朝議大夫虞祺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事則常歸功于天也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奉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臖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請正山陵之名大略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奪于衆身

之口而曲為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言臣比因討論懿節舊制
窈見陛下虛宮闈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晉元帝所能為
謂宜塞建長秋以正母儀翊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為攢官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
卿為副使高請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
都堂稟議並從之高陳乞在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
皇太后宅授授本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本五月庚戌召試

翊衛大夫嚴州觀察使御前符蒐軍同統制傳選言首先叙述張
憲反狀乞推恩後進一官日歷不見轉官指揮程敦厚外制集右

下張憲等除遥即觀察使與以為殿前司副統制趙姓之遺史

已巳資政殿學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

朝廷答金人書許以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
講和錄皇朝答書其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生即此極
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
以細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
往回種種荷照恤但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慮此日夕
有望于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
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難及論得二國降一放
罪文字使約之多有不疑即發遣免難及論得二國降一放
官所說元約多有不疑即發遣免難及論得二國降一放
官根問從初差官前去要仔細討論今承來諭顯是元差官和
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鳥凌鳴尚書圖本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
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畫圖兩本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
呈乞降下鳥凌鳴尚書圖兩本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
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先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
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論發遣張中及其弟中彥并張孝純
字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遣依稟為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家
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家

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剝鄭億年雖係汴京人億年初
自上國來時稱魯公國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不愿前去其母
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取到親書狀繳納
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時次惟冀倍保鈞重
謹奉狀
不宣
何鑄之還也金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方山原地會右

護軍都統制吳燐圖上形勢上乃詔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
國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此據蜀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權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于衢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

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江州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于敷淺原

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

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于詩篇殆未可悉數伏望重行

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趙牲之

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方某相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

左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

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鄧地界並不親至界首也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

億年赴行在注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

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

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太

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亶

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徐夢莘北盟會編
妃皆在鄭后殿中相叙為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
遭遇遂荐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
也乃遣高尉取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
壽曰此不足為禮也願中尉照管抵江南貴妃復舉杯曰后曰姐
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后矣且善自保重無還期當死于此姐到
快括莫忘此處不快活太后與善自保重大慟太河自清河而下既入
竟即登舟送梓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人各有名色相接又以御前
又云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人各有名色相接又以御前

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秘書監劉陶為使完顏金太宗晟子時封
沂王蓋有之也日歷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
國信所狀紹興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間有屬官三員
承指揮行李從物及上下馬處並依使副例不知屬官三員為誰
趙牲之遺史稱金人所遣扈從后次燕徽猷閣待制洪皓得進見
使者七人皆各有名色當考紹興講和錄皇朝又書某塔季夏極
上聞居安且至故命勛迎之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

蒙惠書近已草略修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
寔是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觀泗州開
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等約七月初末遇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
已取便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望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
將意餘續上狀次不致切幸左承議郎馮時行免勘勒停時行既
笑留餘續上狀次不致切幸左承議郎馮時行免勘勒停時行既

為漕臣李垌所劾送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錄事參軍奉節譚侯
當治其事垌趣具獄侯謂人曰五巴人常憐無賢守為治今萬幸
得賢守反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万
高言時行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窮歲月何由招伏干
繫者衆其傷寔多欲望詳酌免勘庶罰伸于不法之吏惠加于無
辜之民故有是旨垌猶不已提點刑獄公事何麒劾罷之獄遂散
孫覲撰万俟卨墓誌公言萬州一障現然在荒茅篁竹中僅大聚
落耳時行以職事誤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無辜之民

案日歷所載高全章無此語也垆罷
漕在今年十一月庚寅今併書之

辛巳詔以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使
職事楊存中請也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恠酷寬濫不知幾何
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追賞錢賞
錢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
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
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寔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
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上曰六經
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
乎王安石學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觀文殿學士孟庶徽
猷閣待制李正民右迪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
令任便居住熊克小歷載庶待罪
在甲子今從日歷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步軍都虞侯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
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
岷鳳四州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乙酉邵武軍羈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責授軍器少監朱希
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在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熺行祕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為鳳寧軍承宣使以吳
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于擇術仁以存心雖隱于醫蓋進
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此據程敦厚外制集附見未得其日月繼先言已致
乞不推恩不許

己丑少保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謚寶冊于几筵殿 利
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 初興元府有六堰
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
至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率眾修復偶
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
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堤捍之水遂趨南岸咸賴以安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有二年秋七月

按是月壬辰朔

癸巳右諫議大臣夫羅汝楫言左

奉議郎僉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沆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瀘州璆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高世傑為常德軍承宣

使 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升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再任

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軍左部

同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于別廟前四日上指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埋重于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

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虞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樁子代鑿翟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昭

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禮畢祔神主于別廟用衛兵九百八十二尚書左僕射秦檜為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題神主虞

主不瘞即丹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閣門宣替舍人吳近為右武郎承節郎閣門祗候張

說承信郎閣門祗候吳蓋並為武翼郎閣門宣替舍人武節大夫

榮州團練使韓誠為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以貴妃進呈封故也

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第故遷之

誠嘉彥子已見

壬寅詔攢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再執宰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令璘尚留此可諭鄭剛

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

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

等言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枝依軍法乞降黃榜約束施行從之

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秦檜兼提舉日歷不載本所題明在此月且權附此俟考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崑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疆赦下崑乞自便南夫請於朝不俟報遽釋之及是金人索元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索密切拘管索以其事奏故有事是命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使內侍省押班李珪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

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院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為然已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上南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逆于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未講為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郤詡董治將等乞先造

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熊克小歷十一年十一月戶部侍郎張澄遷本

部尚書蓋據題名之誤也澄遷戶書在今年十一月癸巳

是日上諭大臣曰吳璘功賞事早

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工可之且曰賞湏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湏當難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衛見行

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
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
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寢罷事
下戶工部而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田一年
凡八萬四千餘頃未足以助經費而於國家制祿養廉之意實有
所傷免行錢即無毫髮加賦於鄉村百姓亦非創行事件除江浙
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
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
胡舜陟亦言嶺南井邑蕭條賈無後厚利比他路丐減十五故有

是命

胡舜陟奏請以秦資所作
生祠詩碑附入日歷無之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賤
乞行收糴工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
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已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 左中大夫右文殿

修撰陳遠猷落致任久之以遠猷提舉亳州明道宮

此恐吳璘
所薦當考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

紹興諱和錄金元帥上第七書皇統二年八月十一日皇叔太傅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致書云云
近者豐沐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
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界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
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問未能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
議定各差官子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四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

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林答贊謨等
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成
階祐四州於被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
如西界申至被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閣外立為界施行據本
官等申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却得鄭剛
四州與江蘇所管地界分畫內高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
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相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
行移報又據烏林答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
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內高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
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西處不係劉豫
所管地方合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為此於何鑄等回時已全達意
今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為界首兼承今書已前據烏林答贊謨申
鄭剛中申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山原已具申審其問却說以龍
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問却說以龍關門
為界至今承來書與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
劉豫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
問地界已會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為藩籬以安人心
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切莫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仍
是商州之處於書並無不言及不謂遷延至今猶未了當亦請依
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管司中有舊條淮北人民在南方者

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
便行一例波受會經指揮仰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
勘會却據遠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
許議并誓表明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
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
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
歸業緣彼處不魯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為指揮有司
明出榜曉示應淮北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仍今後沿邊取會文
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
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
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其餘并非有劉錄姓名之人都未見
行理索節次發遣未到並行釋罪其職官有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
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
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
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放還只令在彼居
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
人等宜應全才知得次第去後處今國家太議院定欲人等咸獲
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張中孚兄弟張孝純一就早令到來惟
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催赴一就早令到來惟

留意既示新茶良極愧荷餘冀順
時倍加保壽奉書復聞不宣
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

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

大金從之也此據費士幾蜀口用兵錄增入蓋士幾據宣撫司按贛

蜀要害不可許與此全不同
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普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衆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

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淮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

后弟章淵迂于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
既次燕山金人憚於署行后察其意虞有他變稱疾請于金少頃
秋涼建發金許之因稱貸于金之副使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
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解佛事之餘盡以賜從者悉皆惺然途

中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工使必欲先得所負然後以歸
我后遣人喻旨于韋淵辭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遂索之遂詢
于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悉受願旨于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
使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費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欲攘
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償相待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
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為樞密使請備邊慮百
出人情洵洵謂金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為備邊計
中外大恐時王映以江東轉運副使為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
知事急力為王言之不從喚乃自哀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
之金人喜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
以然者以上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為畏已果大喜已而後
泣訴于上王其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金人生他於數日
間則使我子母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灼仲輝
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于金廷至是秦
為王營救回護謂宜遣柄且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為報謝
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
詞已而引年安居于四民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
府者莫不以徵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人而使
為開陳贈郵加厚諸子與婿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而使
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此書他事皆無之今姑附此觀此月戊辰上問秦檜之語時上遣及次翁劾奏馮宜民事足明當時亦有是說也

后弟平樂郡王常淵往逐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之罪謂鑄昏吏之子素無問望初以廖剛薦為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建近同之敗自是跡不遑安乃益令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驚報日與保薄之徒張皇敵勢以謂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叙陳偶因報聘之人陛下寘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反使親舊騰播以謂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悅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者鑄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

命 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言方今最可憂者士大夫莫肯任患而盜名蓋難艱之世事之作也或將曲而當言之出也或將婉而成有經有權抑揚旋幹以乘其機而制其變君子於此時自當捐身殉國而不辭天下之責奈何徃徃士大夫謀已以奸利者始也不量可否陽為夸論而務在盜名終也不計安危陰輒嫁怨而莫肯任患陛下亦既備嘗知之矣今苟不大有以矯正之使精白一意則臣之所憂有不勝願陛下申郡工益固邦本以惠海內詔榜朝堂此即厚六月丙寅上殿所奏今方行出耳 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所

自得者垂法後世又馬用歎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則為人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檜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殿中侍御史胡汝明監察御史施鉅李益並與外任以言者論三人皆何鑄所薦密書與交唱通為不靖也

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末也則誓文為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太金亦

守和議也 端明殿學士何鑄落職奉詞 左朝奉郎胡汝明知

饒州施鉅知處州左承議郎李益知建州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

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

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特勤傳先是宇文

虞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沒賊為言 已見七年十二月

月至是都元帥宗弼來索虞中家甚急上遣內侍虞許公彥徃閩中迎之恬虞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留師瑗一子為嗣守臣顯謨

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懼遣通州判事二人入海邀之言于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衢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

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及乃賜黃金百兩馬據程邁奏師瓊家屬以七月二十七日辰時下海今併附此黎氏乞以田易金在九月丁巳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賀上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秘書省校書郎兼

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劄曰攝宗伯之僚議常據古賜清間之燕言切於時 太常丞吳棫罷以言者論其與孟

忠厚偕行而專執一偏之私附會姦人之論以虧損中興孝治之美故也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吳棫浮沉州縣晚始得太常丞紹興間尚書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

易帥浙東言者諸上表中令譏刺詔令分析仲辨疏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新任縣是廢斥以終按孟忠厚以十四年春自江東移會稽明清小誤也 秘書省

校書郎陳之淵正字王璧並無外任於謝辭以言者論其本孫近所薦又附范同何鑄益肆其姦唱為弗靖也乃以之淵通判饒州

璧通判福州 壬辰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閣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少齋送吏與監當差遣右諫議大夫羅汝檄奏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少而齋方悒然不樂每謂金銀價

值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異意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故有是旨 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為利

以靖國論故有是旨 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為利

州路兵馬鈐轄知興州兼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
癸酉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與觀察使已上五人同
班賀上後二日雄州防禦使士勱等十人繼對皆以皇太后將回
鑾故也 監察御史江邈遷殿中侍御史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為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顧
卨曰勉為朕行卨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
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
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
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漢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
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為真偽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為

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

性仁也上曰然

中興聖路且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

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
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
三王以秉撥亂之主莫吾若故
負而矜之不及文帝 遠矣

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
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万俟卨家各二人上念洪皓之忠命
孝揚持金帛以賜卨至汴京其從吏有為人持書訪其子者迂使
以為言卨曰兩朝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
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視之如卨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殿擔夫告者
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卨遜謝之乃止

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邸唱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衛禦葉素錦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

已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營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真珠鞞鞞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糊猴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擅政三省惟承

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於以真珠裝被迨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以耶自古權歸宮壺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奉_上迎皇太后于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者公主吳國長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惟呼聲振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衛管軍從上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武經即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民為王次翁扈從禮儀使司準備差

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妄造言語動搖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緣聞
報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說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恐與王明清

記皇太后渡淮
愆期事相聞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
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卧且曰聽朝宜且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
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
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間
言自古兩宮失權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諭大臣且曰太后
既歸官中事一切不復顧矣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

禦使白諤等十二人皆遷官

中興聖路邑鑑曰太后之未歸也則
論以至誠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
色臨平奉迎膳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待乙夜而忘疲壽慶啟燕
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
時父老祖且嘆曰不圖今日聖神
母子重懼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

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 張宇表曰臣宇言恭審皇太

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徼之驚塵六駝遙歸嚴東朝
之大養慶流宮壺懽浹海隅歷觀簡冊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
冀一真於百周訖正元之世無聞歌二聖之重歡初蜀郡之行匪
遠矧隔要荒幾萬里絕音驛踰十年為母子以初如越古今而未
有恭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德協坤城奉敬戒於先朝盡勛勞於聖
子從翠華而遠狩軫丹宸之深衷寢門莫展於晨昏使駟相望於

道路無加無加於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修
文德以來遠人迎程輅以言還戡琬戈而不戰祥生和氣福簡而
穰穰喜動慈顏樂融融而洩洩舊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
年觀絕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目斷堯天徒上萬年
之祝 毗陵張守劄子曰臣恭聞皇太后迴鑾有期中外大慶仰
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上天悔既有此慶事復絕古今行正
東朝永辰天眷臣以抱疴眈眈莫獲瞻望天顏少伸贊喜之私無
任歡呼抃躍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劉才邵代朱丞相賀上劄子
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德
通於神明天心昭荅亦惟碩輔嘗總繫機謀國既深告猷有素致
收成效迫絕前聞某叨被明恩屬當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
賴沉幾悉排浮議成茲偉蹟畫出睿謨克圖宗社之安肇自宮闈
之慶非聖人孰與此顧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枉珍翰述邦
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褒借過優省循莫稱仰荷謙德不勝悚
之至 詔皇太后姪常彥章與補忠翊郎閣門祗候

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左宣義郎劉安常
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其兄守禦免解恩中第後
以捕盜改官至是為右迪功郎揚傑所告鞠實而有是命
戊子工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
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于龍德

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在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
梓宮之禮或請姑寓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
處宣和內禪退居龍德今宜綿蕝啟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
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者當服改
葬總而已朝廷用之時梓宮既入境即承之以槨命有司預製袞
冕輦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歛用安陵故事也百官服總指揮

梓宮大槨指揮在六月丁丑用安陵故事指揮在七月丙申今廢書之

史臣秦熈等曰上天資孝

悌絕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憂思感傷戚
戚無一日舒容舉足出言宸念未嘗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
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候節鉞

盡以充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

四年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狩者累年朝夕侍

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

刃不從抗辭乞存趙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

宜為詳因曲折為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通也既

擢檜與政未幾為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

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悠悠積歲用事者趣辦目前無有任其責

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須求矯詐無誠意春

正月遣章誼等往北返事亦弗濟七年春正月何薛自金中來報

太上皇帝之計工哀慟號哭遣王倫迎奉梓宮不遂而歸八年春

正月復往亦弗從上哀毀過制居三年喪如一日每出薦奠號哭失聲涕泗揮洒凡侍奉贊導之臣皆弗能禁止聖孝之美未易殫舉上悼國步之多難艱治功之未効且厭凡才不足倚也求助益切三月辛卯復拜檜右相久益知檜忠誠而謀謨可大有為也故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力因修史加恩制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為制詞曰謂合晉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賤伯蓋豫為後日姦圖鼎為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及議和則陰懷首鼠于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為詆欺其負眷意如此迨秋遣通和之使而王倫等遂行後自金中還將及境矣和議之成否未能知鼎知不復任責函為脫身自全之計力求解政又令其死黨張戒乞復留鼎設為詭辭誑惑天聽沮敗善謀賴上睿明不得肆其姦是年冬十二月掣辣遣張通古至欲先盡還河南故地徐議餘事金誠意若是蓋則此未有也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士大夫議論洶洶皆以為不可信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力詆大臣冀必寘之死地執政如王庶侍從如曾開李彌遜其宦官方庭實館職范如圭等尤唱異論盡惑群聽其也不能徧舉蓋懷姦飾詐者但欲取一時市井虛名而利害不切於身初無體國親上之意故趨向如此既而輿地果復亟遣官省治陵寢撫循民庶且經畫數路急切之政故陷身異域者有更生之幸疊疊來歸亟命韓肖胄報謝繼令王倫藍公佐迎梓宮及奉

太母之歸既而金之次帥兀朮志功之不由已出遂渝前日之盟
拘留王倫但令藍公佐歸因引兵犯汴都而留守孟庾等率衆投
降先是命劉錡以兵北戍以備不虞偶與敵遇于順昌錡於諸將
中素號有謀與戰至十數捷音相繼以聞敵敗衄而退朝廷度必
再入犯於是大修兵備十一年果竭衆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勝
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韓
世忠張俊皆屢與之戰殺獲不勝計敵知我不易攻也率衆退走
既班師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凡有號召多託故不
至於出師之際又不能協力拘國家恐有緩急必致誤國大事乃
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張
俊韓世忠岳飛三帥為樞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盡歸朝廷矣然
是舉也孰不以為善前此獨無敢^晚脾者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
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肘測者今一旦悉屏聽命
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銷禍於未然既已協諸軍之公願謂自此
願盡死力遠近惟呼切嘆膚斷英果措意宏遠知敵不足憂而太
可措日待也上既日新厥德內修政事專任一德之臣以為腹心
益練甲兵治財賦悉豫為之圖敵勢數不利又知我之有備設施
措畫赫然驚人規摹出其意表而戰勝攻取兵威強非前日比
且虞後悔之及遂縱莫將韓恕以歸二人者使敵中被留閱歲且
早無故聽歸其意蓋必有在冬十一月果遣蕭毅邢具瞻為審議

使副必欲連和時衆議紛紛莫以為然謂當墮其計中矣上以宗廟社稷之重下愛惜生靈且念梓宮未還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見敵情保其無他奮然獨斷檜力贊上以為圖謀和議今踰十年矣前此兀術爭功故敗成事今茲之來乃自為主盟敵然意也機會不可失無可疑者遂斥浮言排異議從其所約一意迎奉之圖既遣何鑄報謝逮至敵庭默然無一言而返梓宮及母后之還亦弗知也鑄自御史中丞遷簽書樞密院事固宜與聞國論之餘而猶持異意且疑貳而亟圖歸則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有濟初岳飛權重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皆暴首章告繼踵逮核實於天獄忠得其情逆狀顯者審讞無異飛與子雲及其黨張憲皆賜死於是天討有罪故桀傲者慄慄知畏咸奔走承命之不暇而政刑修明國勢益尊彊矣臣等竊惟金人為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未有以為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茲大事寔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敢肆有請必從不愆于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親寧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

悉如其意成效章章如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膽口以興訛者皆歎
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
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為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成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曰一動罔

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呂中大事記曰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窺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拓舉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干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玠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聞閔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敵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荆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初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能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蔡飲泣內眼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术畏避其

忠敵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陷沒敵中家屬有在中國者徇敵人之情而志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阱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何補黽鏖曰我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爾也故寧忍嫚書之耻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曰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于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獎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仲秋漸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還歸僑言國公恩德不敢殫忘專人來又承書翰豈勝感荷所輸陝西地界大約已定鳳成階祐四州已荷恩照前日所納地圖乃是恃賴情契不敢自外今蒙諄諭何敢固必已令鄭剛中遵依五月中已報公文內備坐已降指揮分畫去訖其商州亦當屬上國並令鄭剛中等差官交割今當不往催取也前日圖內止是告求川口閬隘去處故不言及商州亦乞賜察

淮北人民願歸鄉者更不禁約據誓表中明言經官陳理今當遵
依來訓許其自陳至若文字往來告請指揮止令就泗州及鄧州
開報度得沿邊官司專一承領不致差夫從來邊州多是因此體
例望詳度也北人及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字文虛中王進家屬見
行津遣所有稽遲皆有因由只如唐中家屬往就趙恬遲留見已
重作行遣勒停趙恬又專遣內侍虛許公彥前往迎相師瑗到上
國日可以質問也杜克家口尚在廣中當歸帥臣陳索於當時經
其自便近還行遣南夫落職名又督責見今帥臣陳索於當時經
由州軍已行根刷猶未見得著落只俟尋見便當報鄭億年過
蒙恩念特為取降聖旨已令遵守其他俟報謝使副早晚啓行別
得上狀時中伏乞善保鈞重謹奉啟不宣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
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閣門祗候宣撫司幹辦
公事范寧之借割陝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祕閣知彰化軍節
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
隴西成化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得與趙原

為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高州幾十年披
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與敵戰雖嘗
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畀金人以隆為陝西節度
制司統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常密遣兵為盜以劫之秦檜怒久
之以隆知辰州自休兵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
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綿劍利閬西河州大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興州吳璘所部
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
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魚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關
各五千皆有奇西和劍三千而羸鳳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
二千而羸潼州十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

萬三千計興州境內為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為二千而羸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州界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鳳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州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二千六百二十人洋州界一千二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文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分屯更戍以四川宣制兩司事類修入必非一年事今因分畫地界附書之蓋必地界已定而後如此措置也九月庚寅朔上行奠酌梓宮之禮入內侍省押班提點慈寧

藍珪言奉皇太后聖旨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下項忌日詔報禮部

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乞罷政詔通進司勿受章奏臨安府毋得令家屬出門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弊外有金毘極精巧上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隣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上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扶持及啓手足又與淵聖同辦後事懿節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宮之來皇太后與淵聖呼當時躬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啟殯其思慮深遠如此

甲午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煥陞集英殿修撰以奉迎

東朝之勞也餘人皆進一官 右奉議即知劍州劉時為陝西轉運判官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

徐彥莘北盟會編云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

非也 端明殿學士樓炤陞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將遣使北也

丙申樞密使孟忠厚為攢宮總護使戶部侍郎張澄為橋道頓遞使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

為都護內侍衛茂實為鈐轄山陵非宰相護送自秦檜始忠厚乞攢宮有待報不及事一面奏知先次作聖旨行下從之

忠厚所奏以紹興二

十九年十月己巳吳益申明狀修入日歷無之

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煥

為兩浙路轉運使應副攢宮 金國人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

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駙伴宴 寶文閣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綦寔禮卒于台州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寔禮為秦檜

所憾所得遺澤其家畏懼不敢自陳士大夫亦無敢為之保任者

焉

戊戌梓宮殿攢 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疋綿五

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碩

月俸萬緡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緡生辰綉萬疋春冬端午各

三千疋冬綿五千兩綾羅各千疋臨安日供斗酒三羊節序羊十八口共成此事

辛丑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所撰徽宗哀冊文上諭檜曰哀冊極佳

蓋語皆紀實故也鄉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及寔朕

當時所擬有俯隨遺誥日猶似御簾時要紀實耳 直秘閣兩浙
轉運副使黃敷書以迎護之勞陞職一等左朝散大夫淮東轉運
判官紀交直秘閣 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祇斥大金尚慮行移
之間或有違誤理宜申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

宗弼又遣使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 紹興講和錄
皇朝又書某

啟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兩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
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故邑之幸也叙謝之
誠言不能盡切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路帥守應守
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
天下舉安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
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繼郡寇
攻掠縣道殺傷官吏驢擄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為名
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頌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
愍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是天子大之誠意已備錄所
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州軍取

收管公文仍令沿邊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收接投來人馬今
出榜界上曉諭庶得殫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
副來誨還歸知恩有己就報謝使副責書信布叙前書所諭陝
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寒切冀倍保鈞重不宣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
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

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癸卯右承務郎邢孝肅孝寬並直秘閣二人皆懿節皇后弟也

禮部侍郎施炯乞川陝進士赴殿試得同出身之人與免銓試從
之

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冀國公秦
檜為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

詔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工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昏鄉之
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會要在十月十日進封誤也 詔福建官買茶

送權場上諭輔臣戒有司即償其直金王遣銀青光祿大夫中書

侍郎劉筈奉國工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朝見朱熹換張俊行

狀云公去國後每使至金主必問公安否方和議初定國書中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也按紹興講和錄有金國主人書三兀木書七並無此語或又別有書始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申新玉輅成上觀于射殿 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紹興講和錄有誓書

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

錢恂副之王明清揮塵錄稱工欲誅次翁秦檜令出使等事已見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給事中兼

侍讀兼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翰林學士 敷文閣侍

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秦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權直

學士院檜言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茲除授非臣敢預但

以臣新被優恩躡正公槐之位一門並授寵命恐滿盈延災伏望

許臣回授與兄進今職名不許 權尚書禮部侍郎施垌充敷文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常少卿兼寔錄院檢討王賞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寔錄院修撰尋又兼侍講 秘書郎秦熈試秘書

少監

庚戌引見大金人使中書侍郎劉筈禮部尚書完顏宗表既見命

樞密使孟忠厚就駟燕之筈等丙午日已朝見此日乃再引見也

錄有國書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戒慈寧殿諸人凡有闕毋得白太后第白朕
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

起復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開府儀同三
司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張中
彥為靖海軍節度使二人將北去故特遷之 中書舍人兼侍講

李易試給事中 起居郎張廣起居舍人楊愿並試中書舍人愿

仍兼修玉牒 熊克小歷於此書張廣罷中書舍人寔甚誤
矣廣於此始為舍人其罷乃在明年六月

壬子金國大使劉筈等往上天竺寺焚香自是以為例 進士孔

履常特補右迪功郎以上書可采也

甲寅詔偽福國長公主李善靜決重杖處死初皇太后既還宮內

人楊氏告其詐其詐妄詔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卿周三畏治之

內侍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悛亦自北還言柔福帝姬在五國

城適徐還而死 紹興十一月 還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中立訴于

朝於是善靜具伏開封人少居乾明寺以試經為尼初為金人所

掠有內人張喜兒者言善靜兒似柔福帝姬即偽稱之後恐事覺

脫身走河陽三鬻身於人同知太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至于鄴

陽復為劉忠所掠然後入韓世清軍中自受封以來所得俸賜凡

為賦四十八萬緡法當絞詔處死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

明道宮馮益宗婦吳心兒坐驗視失寔益除名送昭州心兒千里

外州並編管馱馬都尉常德軍承宣使高世榮所授官仍追奪初

善靜賜第漾沙坑陂下驕蹇自恣積殺婢妾甚衆皆埋第中尋以
益與皇太后連姻心兒宗室婦免編管時世榮父公繪累遷武經

大夫連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世榮後以父任為承信郎云熊克小歷

載此事於幸丑蓋誤今依日歷附此奉國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中書舍
人楊愿假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假

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罷契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為例熊克小歷

載遣生辰正旦四使在九月丁巳誤也生辰使已先見先是金

五月乙未愿等九月丁巳乃降旨借官克不細考耳

人求真珠鞞鞞等物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論盱眙軍令錄事

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

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附入但夢莘以為秦檜作書與知盱眙軍
向子固按子固今年十二月方除盱眙或因可移附本月
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熊克小歷載此事於
二十一年二月今移

此附

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

上總服啟奠祖奠于龍德宮吉服還內

丁巳尚書右司員外郎鄭朴為起居郎 禮部員外郎程敦厚為

起居舍人 直秘閣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何麒試太常少卿

戊午尚書度支員外郎李椿年為左司員外郎 屯田員外郎李

若谷守右司員外郎



建炎以來歷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宋李心傳撰

紹興二年冬十月辛酉起復右奉議郎添差提舉兩浙路市舶胡
彥國候今任滿日令再任從所請也 壬戌 詔修臨安城 詔
張憲妻子分送封州程江興化軍居住 癸亥 右朝請大夫福
建路轉運副使陳敏識主管台州崇道觀坐昨任江東漕臣職事
廢弛專務迎合應副糜費官錢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陳公輔卒 甲子 吳國長公主乞為其子潘長卿粹鄉落
階官上謂宰執曰合落階官此趙鼎之失凡事須得中可衍衍鼎
以魯國大長公主子為使相似太過吳國長公主之子不落階官

似不及朕嘗問之昂乃以錢潘二家子弟賢否為對此其失也既而秦魯國大長公主復授粹卿例乞除其子錢愷正任上亦許之言者以為互相板援非先朝舊制命遂寢錢愷事在十一月乙未 乙丑

上謂大臣曰天下幸已無事惟慮士大夫妄作議論擾朝廷耳治天下當以清淨為本若各安分不擾朕之志也 詔中外臣民自

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粹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 秘書省校書郎何若守監察

御史 丙寅權攢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會稽之永固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舊宮西北五十步同池二百二十畝

并林木為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后昭慈永祐二舊宮歲用祠祭

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悉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 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比者王庶有通州之乘而通判州事

孫行儉昂新行衙為庶安泊之所郡守慮其累已止之不從其無

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庶以平一方

嗟怨之氣詔行儉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差遣餘如奏而庶死久矣

汝楫所言蓋守臣田如鼈發之故銓跋戒諭和議詔書歲春陵守田如鼈劾樞密王公庶蓋指此也 辛未 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賜緋魚袋劉克佐克仁正平並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三人光世子若孫也光世以皇太后還宮自永嘉力疾入見故有是命 乙亥 翰林學士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

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

子以為必歸檜大喜之 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本司津

遣赴在奏事 丙子 尚書刑部侍郎周聿罷以言者論聿頃被

命出使託疾遲留故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寔錄院修

撰王賞兼權直學士院 御史臺主簿李澗為監察御史 資政

斡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鄭億年充資政斡大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仍賜田二十頃恩數視執政時中書舍人楊

愿出使秦檜因以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孚靖海軍

節度使張忠彥還金國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屬悉遣

此據宇文虛中行狀惟億年得留焉 丁丑 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奏

檜進封秦魏國公用察京故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

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進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舜

臣為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為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為充

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為陳魯國夫人 詔成都府路轉運司收

買川錦二十萬緡潼州府路轉運司收買青絲襦蒲綾三十萬緡

準備禮物使用 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

有差以扶護梓宮萬里勤瘁故也 庚辰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觀何鑄貴授左朝奉即秘書少監徽州居住時殿中侍御

史兼權侍御史江邈論鑄之罪謂鑄日延過客密議朝政以欲緩

兵飛之死上誣聖政以破和議為能以孫近李光范同之論為是

而又以已在言路未嘗論列數人之罪為賢嗚呼岳飛反狀中外
共知而可緩其死乎和議為今日明効大驗如此嚮使陛下持論
不堅無一德之臣可以倚仗而為鑄等數人之所搖則和議決不
復講而陛下豈復有色養之推乎伏望將鑄遠竄遐荒使與惡之
人均其流放故有是命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責詞極
其醜詆至有家本書佐行同穿窬之語云 詔諸路常平司見賣
官田並令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剗佃後詔轉運提
刑司官田亦如之 後詔在十三年二月辛酉二
十二年九月戊戌所書可考 辛巳 起居舍
人程敦厚兼侍講直秘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鮑交陞直敷文閣
知楚州 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熊克小歷在
庚辰蓋誤 詔廣西欽廉雷高

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鄂州軍前送納先是有
旨罷二廣官賣鹽後又詔廣西鹽八分客販二分官賣充漕計至
是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論者以為商人不通情復
官賣許之而廣東轉運判官范正國代還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
皆仰賣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乏望令本路軍屯駐軍馬去處
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
煩朝廷應副實為利便不從 正國奏請在十
三年四月辛酉 壬午 太傅醴泉
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 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
世改封楊國公 工部員外郎蓋諒罷以潼川路漕司言其奉使
川陝所至輒受供饋故也 直徽猷閣知撫州張滉移知永州

詔非泛假日令百司諸路休務如舊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今來邊事平息故也 癸未 秘書少監秦熈兼崇政殿說書 詔

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 皇太后生辰燕于慈寧宮始用樂上

壽 丙戌 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榮巖為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

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注王明清所云秦檜深恨巖欲加害事恐可修潤附此

故內殿崇

班李從約特贈武翼大夫故妻永嘉縣君劉氏追封安人以皇太

后初因從約入宮故也

丁亥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講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陞兼侍讀 右武郎幹辦御輦

院吳益帶御器械 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

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省額凡二十葉濃之亂園丁亡散

遂罷之

建炎二年

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于臨安始命市五萬斤

為大禮費

紹興四年

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

北檢察福建財用章傑以片茶難市請市未茶許之轉運司言其

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權楊遂取臘茶為

權茶本今年尋禁私販官盡權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

今年九月及是將鬻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轉一買發 是月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綿閣之

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為病至是已罷

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

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

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十有一月己丑朔 檢校少傅
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封和國公時浚寓居長沙
益屋六十楹以奉其母万俟卨為中執法論浚卜宅踰侈至擬五
鳳建樓秦檜白遣屯田員外郎吳秉信以事至京湖有所按驗庚
寅詔特引對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反以檜意
密告之歸而奏其實事遂寢 日歷十一月庚寅有旨吳秉信令閣
信前去京西等路幹辦公事引見上殿甲午屯田員外郎吳秉
行狀云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
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
論卜宅借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
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
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客以檜意告公而疑且奏其實檜黜秉信
按日歷秉信今年十二月己未遷密院檢詳此時使尚未回所謂
以官爵誘之者是也然秉信十四年二月除右司員外郎其制詞

云庀官樞省之職按視湘潭之境勤勞靡憚詳練有聞後一十餘
日又遷起居舍人則非使還即被黜矣其年五月樓炤罷言者指
秉信為炤黨罷右吏知江州不知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
熹何以云爾且附此更須詳考

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卒 辛卯 詔自今
宰執初除及轉廳銀帛並全賜 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俞俟
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壬辰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万俟
卨資政殿大學士左朝奉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並進秩
二等昭宣使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宋唐卿為宣政使福
州觀察使以按行覆按攢宮之勞也二司官屬四十有二各進
官一等選人無資可循人改合入官 集英殿修撰兩浙路計度
轉運使王暉陞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太師秦檜故母秦國夫

人王氏追封秦魏國夫人以檜辭兩國之封乞回授也 左朝散

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宣付史館仍令詞

臣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

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

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

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為提點坑冶官

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熊克小歷以達如為左朝奉大夫蓋誤 直敷文

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

各進職一等右宣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用中右朝請

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王鈇並直秘閣以孟忠厚言應辦無

闕故也於是總護頓遞二使官屬皆遷官有差 癸巳太傅樞密

使益國公張浚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浚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

權歸浚故浚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浚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

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浚據清河坊以應識兆占

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

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浚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

言會樞密使孟忠厚浚事還朝而邈又言浚之過浚乃求去位遂

有是命 熊克小歷稱侍御史江邈數言浚之過蓋承林泉野記之

增入當求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 熊克小歷依本部

全章書之 題名繫之去年十

一月而於此月已亥
又書之蓋重疊差誤

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
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
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
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
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
九萬餘然實入二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
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
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
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
椿年請先徃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徃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

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歷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
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爾

甲午 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鎖院降
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勅命其告更不別給 左朝散郎達如為
監察御史 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
副使 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令殿前都
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
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 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扈之
勞也元不及拜而卒 詔孟庾家屬移信州居住 丁酉 左朝
散大夫直秘閣知盱眙軍沈詒貶秋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

以憂云 戊戌 進士出身趙公傳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傳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 己亥 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于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國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 詔皇太后回鑿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今後省者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鼎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群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卓江寧人成大雩子也 庚子 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此一殿故政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 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 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

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楫論其罪遂罷歸 和衆輔

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于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

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司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謚武僖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上亦許之中書

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密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 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郡王熊克小歷載光世薨在今年正月蓋林泉野記

之誤而克又因之 壬寅 秦魯國大長公主薨于行在年八十六公主上曾祖姑也故事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講但輟五日朝

謚曰賢穆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己卯加明懿二字 丙午 詔貴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今赦更不檢舉寶文閣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遜並落職先一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入對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

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譏謗紛然徃徃出於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間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

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是事而後已足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

遜尚以美職食祠宮之祿失刑為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謫籍依近降赦文恐合量移乞免別行竄徙姑今有司勿

復檢舉故有是命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
信君子以為必歸逮寧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
而秦檜未知也 協忠大夫宣州觀察使御前統制趙密落階官
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密張俊愛將也
俊薦用之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于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
其貧特賜錢三百緡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
王勝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初張俊在行府以事憾勝
責送建康軍中自效時王德觀管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叶必殺
之德見之喜曰我為王夜叉汝為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相親者
乃厚待之俊罷樞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會解元卒遂有是命王勝

除月日虛不載徐彞莘所編在此月故于解元致仕日書之彞莘
又云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藏于家一日世忠具筵會召醫師王
繼先飲燕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 丁未 德慶軍節度
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制之命

使提點皇城司先大金報謝副使錢恂特起復 秘書省正字范
粦為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初除檢討官也 左承事郎陳誠

之為秘書省正字舊制廷試第一人歷任回始得館職至是秦熈
已為秘書少監故誠之亦有是除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十三年二
月孟據本首題名也然題名乃

以供職日為始非
初除之日克小誤 戊申右宣教郎王會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
會喚弟也 庚戌 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少傅鎮

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而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元符末章子厚為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
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

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秦會之為固位之計廼除孟仁仲
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循入國門會之怒諷言
路引以論列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異
出典金陵

議之人尚有偶逆憲綱者張戒也安戒最為趙鼎所厚鼎既深詆

和議戒巧相迎合苟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為也未幾鼎罷相陛下

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於江夏則其趨操可知故絀之

十有二月己未朔上謂宰執曰秦熈論唐文皇之文華漢文帝

之文實程克俊曰聖人之文與衆人異陛下聖學高妙施何治具

得斯文之傳矣秦檜曰堯稱文思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周文王

世世相傳止於此上曰然給事中兼侍講李易充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

紡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訪項守江陰日奴事董敦等三人因

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為樞密乃發數人之私殿中侍

御史江公邈亦按紡奴事大帥官屬賴以為地他日事異又及力

擠之不啻仇讐故罷汝楫所云蓋叟與溫濟耿者也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為尚書右司郎中尚書屯田員外郎吳秉

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將作少監米友

仁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蒂子也禮部員外郎上愛蒂書蹟

嘗刻石為十卷友仁陸沉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纔被除擢焉此

曾造百家庚申右奉議郎直秘閣方滋落職以言者論滋頃

詩選引

因常同為中丞日密薦之於趙鼎遂得書局自為秀守凡遇遷客

必歎延厚遇以結其他日復用之權也 鄉貢進士董自任永免
文解充太學錄自任永豐人獻所著春秋總鑑于朝起居舍人程
敦厚言其論盟于宋暨齊平之類皆得聖人之遺意有出於先儒
之表者故錄之 辛酉 言者乞復武舉詔送兵部 太府寺丞
向子固直秘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後二日賜子固三品服 童
子張巖叟九歲其弟巖邨七歲能誦書詔並免解一次仍以束帛
賜之 癸亥 權工部尚書莫將充敷文閣學士知明川 甲子
上曰朕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
要使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祿哉 丙寅 上常服秦魯國大長
公主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孫四人曾孫三人元孫一人並

入

乙亥 將仕郎毛公亮獻徽宗皇帝御書四軸詔小璽宸翰

皆人偽為之可令大理寺根治 景福殿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
內侍省押班邵諤為延福宮使宣政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
省押班衛茂實為宣慶使皆以都亭驛成推恩也 丙子 左朝
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
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啓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
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繇是稍復錄用 己卯太傅醴
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奏先蒙賜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歲收
數萬石願以三年所收之數獻納朝廷以助軍儲不許上謂秦檜
曰唐藩鎮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

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鄭剛中言陝西買馬見今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官在彼買
發秦茶司自復置以來未嘗一到誠為虛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
有官吏並隨司減罷從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易
卒于秀州訃聞詔本州賜錢二百緡 庚辰 大理鄉周三畏權
尚書刑部侍郎 左奉議郎高閌守國子司業左從事郎閔注為
大學正始除學官也閌坐趙鼎客久廢至是再用之上覽除目曰
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勅尚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尚書
寫兩過左傳亦節一本注錢唐人也 直秘閣新通判湖州秦棣
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壬午 詔宿衛親兵非祖宗法可罷內
補京官仍令台州應副葬事 己巳 監察御史黃達如為尚書
吏部員外郎時江浙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奏達如贓狀
明白錢物數多詔處州取勘是月達如辯數不已乃有是命 庚
午 禮部乞大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
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劉燦乞
隨宜修初禡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少傅新判
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
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
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詔福州故相余深家所藏監
書令憲臣說諭投進取旨推恩 明州言州民楊慶紹聖中六次

取肝割乳以療父母詔旌表門閭 辛未 武顯大夫江南西路
兵馬鈐轄劉光時知利州鄺瓊之叛也光時為所劫以去劉豫用
為大名府副總以復疆得歸 壬申 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
寺監通用敕令格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百十卷詔頒行之
癸酉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
院都制李顯忠為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
忠戍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有二也 侍衛親
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王
進為池州大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李顯忠也進為都統
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反諸內侍士卒皆不喜之 此據徐夢莘所編附
有三路人並改刺充皇城司親從親事官 癸未 以太師秦檜
生辰錫宴于其第檜辭上不許自是歲為例 徽猷閣待制知靜
江府胡舜陟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
知邕州俞僭以賊為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故舜陟
乞祠焉 甲申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程瑀兼資善堂翊善
丁亥 詔輦官以千人為額 是歲 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四
人諸路斷大辟二十四人 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
治之 此據洪邁夷堅乙志附見乙志又載風卷金鄉縣事甚怪今不盡載之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
是涇渭灞澇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陝宜撫副
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奴婢郡邑蕩然矣
夷此據洪邁
堅乙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之一百四十八

完 李傳心 撰

紹興十有三年

歲次癸亥 金熙宗宣統三年

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受朝詣慈

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遥拜淵聖

皇帝于行宮北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

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

諭 戊戌上蔬食齋于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冊加徽宗謚曰體神

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己亥上親饗太廟秦

檜為大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為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

叔光州觀察使士街為終獻士街儀恭孝王子也是日平旦上自

宮乘玉輅秘書少監秦燿執綬大臣兩省監察御史武臣正刺史以上朝服分左右騎導禮畢鈞容直作樂導駕還宮 辛丑立春

節學士院始進貼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

復之壬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廖剛卒年四十七 癸卯太師秦

檜等上表請立中宮詔答不允熊克小歷在壬寅蓋誤 設度牒並權住給

降諸路已降未賣者拘收繳尚書省 戶部尚書張澄入內侍

省都知邵諤並進秩一等以車輅伏衛畢工故也 臨安府言獄

空詔獎之 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

七齋今為齋十有二曰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

誠意率履循理時中高閣擬齋名在二月乙酉今併書之 乙巳詔保信軍節度使兩

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今任俸給特免減借從所請也

丙午權禮部侍郎兼寶錄院修撰王賞言皇帝親饗太廟聖孝

格天前數日陰雲欲雪至日澄霽伏望宣付史館以昭聖孝從之

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誼復秘閣修撰知廬州 左朝

散大夫許中復直秘閣知揚州直徽猷閣知揚州陳充移知潭州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後御書經史並以墨本頒賜

諸州學宮從之 丁未安吉縣布衣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氏並

蒂合而為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忍受自

今有似此投獻者皆却之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

鄂州駐劄御前捷勝軍副將楊浩除名昭州編管浩岳飛部曲坐

謗訕朝政及私令人上書詐不實也 己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於是秦檜等贊聖謨宏遠天下幸甚又曰此所謂勅天之命上大喜 殿中待御史江邈權尚書吏部侍郎 詔大理寺丞袁杲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劾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師廣西因奉詔討郴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杲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杲乃陰求舜陟通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僖百金又盜官馬八百餘匹賊汚僭擬傲慢不恭萬一別生不測為患不輕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

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遂奏遣杲等雜治仰之瑛子也

青

州人宣和戶部尚書

直秘閣新知邛州宇文郴勒停以言者論其夙負故

有是命 監文思院何幾先罷言者論席益之守平江府幾先出入其門是時同朝大臣協心體國力佐恢復之勲而益嘗受知呂頤浩幾先傳會其意屬頤浩被命按閱江上屯營經由平江幾先乘此設為秘計勸益力說頤浩此行非策當有擠公于後者頤浩大以益說為然於是托疾于常不復前進是時朝論由是不復和一實自益先發之今近居轂下安知不包藏翫心密籌詭計以俟投隙而發故有是命 辛亥監察御史李文會守殿中侍御史丁巳興寧軍承宣使張子蓋為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初張

俊之薦王德代掌其軍也德以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為軍中
統制及俊罷樞柄德乃不禮子蓋等而罷之故有是命俊與德始
有隙 戊午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
卷是書良史在汴都所著也奏入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

國子司業高闋者詳來上遂特改京官

趙性之遺史云良史初補文學既得三京地東京留

守司俾權知東明縣良史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買而
藏之會金人欺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講春秋及魯得還歸遂盡
載所有骨董而呈行在上大喜於是解 二月己未朔詔自今
宰執轉官加恩正謝日夜帶鞍馬並依格全賜更不減半 庚申

國子司業高闋特引對闋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當
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闋曰有慶歷元祐治聖崇寧法有司
未知適從若出于聖裁則行之乃又闋又奏舊太學辟雍皆有御

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灑宸翰如惠多士上許之闋又
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
之通經乎闋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侍讀官
程瑀亦論經術闋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
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上曰詩
賦亦雜文也闋曰取士以經義為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為四場
不能無礙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 辛
酉太師秦檜等三上表乞選正中官詔俟懿節皇后撤几筵日取
旨 太師尚書右僕射秦檜以進書息丹封秦魏國公檜不受

壬戌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矣以來始有此禮 癸

亥上曰近代獻書者時有怪誕祥瑞之說此興訛之漸不可長也

前代往往喜聞圖讖朕所不取 乙丑更名永祐陵曰永固先是

有旨從官同議定至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永固二字不犯歷

代陵名從之 此似因王鈺建言已見紹興九年二月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

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

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永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

大矣曩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

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再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

下足以大有為願慎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

日上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令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

觀鑒 上語在庚午今併附文會入對之日熊克小歷修潤其詞非文會本語也今從元奏 丙寅上曰為君

不知春秋昧為君之道為臣不知春秋昧為臣之道此書褒貶甚

嚴真萬世之法上又曰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

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推誠任賢是為儒學施于有政是為王

道挾術任數是為雜學施于有政是為霸道上以為然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為國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同源異派耳霸政雖曰駁雜而有紀綱有政事恩威足以使民勢力足以強國如管仲晏子所以用於齊國者謂之不純于道德則可舉而謂之挾術任數則不可入而挾術任數邪孰甚焉未有不亂天下者是以太上皇帝曰辨邪正治亂之所由分也 楊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

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為秦檜所厚

顧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于官乃有此命時上又數召

世忠等兼家屬燕于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渥世忠所以得王墓

其制詞云願會賦租併歸官府重惟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于常

人宜顯頌天異數即指此也世忠奏請已見今年正月癸巳王明

清揮塵第三錄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

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薦

為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使者韓球按其職污鉅

萬奏贖既上雖秦亦不能捨惟止罷黜人亦快之

皇叔保慶

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奎為安德軍節

度使以迎護之勞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

屬朕近出意作肩櫟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詔清河郡王張俊咸

安郡王韓世忠平寨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為

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歷日以廣西轉運判官李紹祖

省記有請也 乙亥減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

去年七月詔音也提刑司初請其半上特命除之十七年四月

左承事郎沈介潘良能左宣教郎洪适左宣義郎游操並為秘書

省正字良能良貴弟操建陽人也四人皆以勅局進書恩自刑定

官改秩而有是命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蘇符知遂寧府

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秦檜不樂符遣還蜀 丁丑詔自今宰臣

已下遇節序令客省依格簽賜節料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

葉夢得措畫拜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

且令帥司條具分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

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侓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 國子司業高閎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而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如一場則旬課季攷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為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為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今參合條具太學課試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并時務策一道永為定式閱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海學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本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何補龜鑑或者乃曰敵勢如焚得無蹈宣靖之覆轍乎愚慮之曰不然科舉固所以沮天下豪傑之氣亦所以收天下豪傑之心苟無科舉以取之學校以養之則士之不知愛重者不入于敵則入于盜矣張九成之策季時雨之書何由而來哉

宰已祕書省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

日歷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祕書少監秦熿

因與楊英等書皇太后回鑾本末上之壬午詔熿楊英執羔各進

官一等自秦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

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于已者悉皆更易焚棄由是日時政記亡失

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

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矣王明清後錄云聞之徐度祕書省校書郎兼益

王府教授嚴抑守祕書丞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府教授張闡

為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專修祖宗寶訓尚書右司員外郎

李若谷右司郎中王師心並遷左司吏部員外郎梁弁考功員外

郎游捐並遷右司左文林郎真州州學教授楊邦弼左迪功郎

陳鵬飛並為太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鵬飛永喜人秦熿唱榜名

第四故事廷試三人兩任回始召至是熿已為祕書少監故並擢

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

轉運司錢物今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椿坊塲鼓鑄

食茶稅錢三色共二十三萬緡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

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并取博馬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

自紹興十二年為頭應副從之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

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共六引八百文至是遽增為十一引紹興七年

李迥增一引二百文八年張深增四引五百文九年趙開減三引十年馮康國增一引半共為此數時物價騰湧茶

商取息頗厚自得肯取撥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請大夫賈思誠又
增為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場數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
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增倍後雖破
敗不可復減矣淳熙十四年李大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

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
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寄水嘉四孟薦享旋
即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宮舊規以建

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
下禮官至是推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做温州見今安奉殿宇令

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三其後創于新莊
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此世家進納賜第在築三殿聖祖居

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人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
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幙歲一場歲用酌獻

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

秦檜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虛
文以為中興使一世酣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
讎事敵而不以為怪其弊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牒所十二
年作崇政殿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稷國子監太學十
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尚書武學二十五年執
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
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英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謁
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肆赦班鄉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
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衛耕籍田郊備祭
器設八寶作景鐘間禮器奏新樂十七年祠高禘十一年定蜡儀
十八年周景靈宮配享功臣息兵二十年而禮樂亦略備矣國家
靖唐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社

之所盡棄之敵禮器樂器犧尊彝鼎馬輅冊冕鬯薄儀仗之物
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呈檜而後定然耕籍朝觀祀
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辟雍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蜀後
事也今果僣武修文時耶果息馬論道時耶宮室雖備而忘前
日逃幸之懼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宵旰之憂矣朝儀雖肅而
忘前日扈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
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
存趙時而忘此敵乎洪皓曰錢塘暫居而太廟景靈宮皆極土
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厚意乎

三月辛卯詔晏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忽以文繡上以祖宗朝殿

帷但用純綵後來寢多文繡故屏去之也熊克小歷附此事於正月癸巳今從日歷

國子司業高閎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

孝治上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

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增印錢引四

百萬緡許之先是直秘閣四川轉運副使并度言右護軍歲計闕

七百七十八萬緡乞撥四川免行錢五十萬緡仍添印錢引戶部

奏免行錢乃朝廷窠名不可予止命增印焉癸巳資政殿大學

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貶秩二等時右宣教郎

添差通判常州陳哀以貪贓屬吏而言者謂守實庇之故繫久不

服遂有是命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趙瓌等並轉一官以初御

正殿應奉無差失故也直龍圖閣葉三省知信州代還言鉛山

縣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蓋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

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宣付史官從之右武大夫榮州防

禦使新知辰州邵隆與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叙州劉光弼兩易

乙未詔文宣王廟門立載二十四 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楊
愿兼侍講國子司業高閱兼崇政殿說書閱仍進講左氏傳 丙
申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忠勇軍統制輔達為江南東路
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左從事郎廣南鹽事司幹辦公事鄭厚
罷以言者論厚頃緣劉大中力薦及為泉州察推唯知詔事趙鼎
比因誤殺罪囚例與衝替乃謗議朝政簧鼓衆聽故也 乙巳詔
臨安府建太社太稷言者以謂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漢光武東
遷則置於雒陽國家南渡以來上戊之際寓于佛祠未副事神保
民之意望下禮官講明擇地為壇以備春秋之禮故有是命 詔
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平樂郡王韋淵依舊行在居
住初令淵致仕居處州未行復留之 淵致仕諸書全不見不知何故當考 丙午詔
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園丘于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
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壇凡九十
步中壇外壇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為望祭殿不築齋宮 詔僧
及道士於淮南京西沿邊行遊者禁之 辛亥明州言自廢廣德
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為田從之 事祖見九年五月 甲寅中
衛大夫慶遠軍承宣使劉先烈落階官為崇信軍承宣使以光世
夢特遷之也 乙卯初命官告院監官書綾紙之背以防姦弊 熊克
小歷在甲寅蓋誤 丙辰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鈇陞直徽
猷閣鈇獻親享太廟賦而後省官言其古雅故有是命 左宣毅

郎汪勃為太常寺主簿勃黜縣多人也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庚寅
職污不法為邑人所訟秦檜與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
之有舊監司在之寢得美官

人程敦厚言臣昨侍經筵恭聞聖訓以通和之初異議者甚衆今
皆退聽蓋異議小人初不為陛下社稷計務于不靖以售其姦今
事既大定矣固不容不退然而其所以退聽者則不可不察臣觀
異議小人其罪惡顯白者陛下雖已為社稷棄之而其黨猶衆匿
情詭跡布于中外既不得於其前則將害於其後故今朝廷一有
所成尚相與詆曰是墮隣謀也是非國福也一有所作又相與詆
曰是不節財也是重困民力也魯莫知悛至于甚者輒更肆險詖
以中傷善類欲惑移上意以規取顯美期於心勝而已幸陛下明
良胥契鎮以一德然風俗如此臣實寒心臣益願陛下謹察其微
而大明賞罰焉庶使異議絕息風俗歸厚永固不圖臣不勝拳拳
之忠敦厚文集云紹興十三年所上而無其月按敦厚以六月一
日罷而此疏首云昨侍經筵則必春講之時也故且附三月
末夏四月己未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万俟卨為荆湖南路
轉運判官虎高亢也 庚申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使與
擢用庶為郡守之勸今兵事少息當以民事為先卿等宜博詢之
壬戌御史臺檢法官詹方秘書省正字游操並為監察御史大
方建德人也 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為右宣義郎先是
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
令再任任滿更與陞擢縣令最親民而員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

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
害吾民矣 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制錢板通行郡國比部郎
中材保請之也 翰林司言依例自五月下旬進時果一合至八
月初止詔御前權不供進皇太后如例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平樂郡王韋淵落致仕克萬壽觀使仍奉朝請 癸
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楨試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詹大方
守右司諫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漳州韓岳代還入見請復孝悌
力田科上謂大臣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未嘗行可
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祖宗未行之法也 岳初見紹興七年四月 丁丑直
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喻汝礪卒 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
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閣以捍鹹潮上曰今邊事初息當以
民事為急民事當以農為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下以農
者天下之本置閣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又監司郡守類
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姓名
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奉詞
里居或僑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 秘閣修撰張祁直秘閣李
健並落職祁監漢陽軍健監德安府在城酒稅以李文會奏祁治
獄不當為不仁健嘗仕為庭為不義也健之制曰往者元惡盜我
魁柄濁亂國經為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

汝曾不知缺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制詞所云蓋指趙鼎與秦
檜也 左朝議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左朝散郎直顯謨閣
徐林並勒停思南劔州林興化軍居住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
二人廣為謗訕必欲沮經界之政故責之 皇伯保平軍節度使
安定郡王令應夢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襄靖 癸未懿節皇后
撤几筵上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為禮儀使是日禁在城音樂屠
宰及停決大辟囚 丙戌詔宰執四叅官赴垂拱殿習看石位
是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榮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
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太后知國體故重
慎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丁亥國子司業
高閎言舉人春秋依舊制止於正經出題從之先是有旨計於三
傳解處出題閱謂如此則是三家者與六經並行以春秋之法繩
之三家者當被僭聖作經之罪乃下禮部如所請 是月蒙國復
判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
父故部曲以判與蒙國通蒙國由是強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
制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按松漠記聞撻辣長子大洩馬被囚遇赦
得出撻辣次子勗今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
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先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
十六年八月末可可恭考 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徒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
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者年二十餘驍猛善射騎以
事劉麟擊鞠得官宗弼以為保義校尉 閏四月戊子朔上曰祖

宗時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飾以桐油蓋以國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獎則易於更修後來多用朱紅漆不惟所費不貲且難於修整檜等曰此有以見陛下追述祖宗之儉德也 已

丑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制曰顧我中宮久茲虛位太母軫深遠之慮羣臣輸悃悃之忠宜選淑賢以光冊命敷文閣直學士兼直學

士院秦梓所草也三省行省司言事大體重乃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押麻 右從政郎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適特改

右宣教郎通時子也上召見遂以為司農寺主簿適除寺簿在六月壬辰

庚寅上諭大臣曰近右朝請大夫吳說上殿言湖台之家士大夫

多藏書者緣未立賞故不肯獻鄉等可求太宗朝訪遺書故事依做行之 是月己亥行下 壬辰宰執奏兩浙漕臣張叔獻言天申節錫宴

在邇本司合造山樓而木植未備欲借慈寧殿山樓用之上曰此皆自置專奉太后宴設不欲他用姑借與木植其絲段不可假恐

或損污非朕所以奉太母之意也 御史中丞羅汝楨奏太常寺

主簿汪勃克本臺檢法官從之 丁酉詔金州撥屬利路直寶文

閣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韓球請籍坑場戶姓名

約定賣納銅數許之先是贛饒二監歲鑄錢四十萬緡提點坑冶

趙伯瑜以為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鉄積而不用盡取

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至是球必

欲盡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至於發墳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郡

邑或毀錢為銅以應其命民大以為擾其后歲收銅二十萬斤潼

府興利饒信池潭連韶汀建南劍州邵武軍凡十四場總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餘黃膽二色鐵二十八

萬斤洪信饒池徽撫吉江舒潭辰處建韶黃應賓壽州興國軍鉛十九萬斤

信舒潭衛峽衛處溫韶連澤邕建賓南劍南思州興國桂

陽軍凡二十四場總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錫二萬

斤衛柳賀州桂陽軍凡五場皆不登祖額此紹興三十二年虞部

總二萬四千五百五十八斤也祖額銅七百五萬

斤鐵二百一十六萬斤錫七十六萬斤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

閩縣李汝明賦污上謂大臣曰縣令最衆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

一待臺諫論列何用監司今後賦污人為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

發者量與降官庶知所懲行之數年賦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

黃積厚陳桷賀允中余應求已代去皆坐貶秩焉八月癸卯行遣

雖監司師守到關必要珍寶數萬貫乃得差遣而上則嚴監司失

按發賦污為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降官又令監司察縣令

申嚴監司建歷法其

飭吏之嚴自若也

已矣詔紹興府臣即直秘閣陸寘家錄所藏書以實三館 壬寅

詔人戶應管田產雖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並拘沒入官

用兩浙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李椿年請也時椿年行經界法量田

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覆視龍游縣白椿年曰法峻民

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首復改正又謂每各圖頃畝林塘

十保合一圖用紙二百番安所展視椿年聽其言輕刑省費甚

衆大猷鄞縣人也 詔諸州自長貳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

樂燕集違者坐之 癸卯詔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

中遇合執仗予侍立特令依舊窄衣執骨朶 甲辰冊皇后吳氏
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奉冊寶使叅知政事王次翁為副使冊
丈檜所撰而叅知政事万俟卨所書寶文則簽書樞密院程克俊
所篆也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王賞為禮儀使上御文德殿授冊
后即穆清殿廷受之通設黃麾半仗千四百九十九用宮架樂其
受冊舉冊悉以內侍為之時太常無女工乃命穆清設於殿門外

丙午新除宗正少卿何麟依舊直秘閣知嘉州以殿中侍御史
李文會論其浮薄夸誕也 戊申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為翰林學士梓直北扉踰半歲
至是草后制而命之 己酉吏部員外郎王揚英乞命史官編靖

康建炎忠義錄俾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託無窮之傳詔
付史館其后書不克成 庚戌賜武當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司都

統制楊政漢中田五十頃政自興元入朝故有是命 辛亥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落權字以
中宮冊寶成禮也 壬子戶部供上諸路月椿錢上諭輔臣今柝

其數為二存其有窠名者餘悉蠲之 十七年八月
丁巳又減 癸丑太常寺

言皇后受冊畢依儀詣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從之 甲寅上諭大
臣曰昨日上殿楊大任其人昏老難當郡守可處以宮祠似此等
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鄉
等宜審擇之秦檜等曰謹遵聖訓 吏部員外郎王揚英兼國史



院檢討官此恐是專修忠義錄當考 乙卯叅知政事王次翁充資政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次翁執政凡三年至是引年求去而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錄所云上終恩次翁奏檜諭使辭
位已見紹興十一年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建炎要錄卷一百四十九

宗 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三年五月庚申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自省數百千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奏事退遂即射殿引馬召輔臣同觀之熊克小歷在癸巳蓋誤武德大夫游士宣等各進一官士宣楊政親校用吳璘例遷也 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樂工全闕乞下三司差撥從之鼓

用鉦鼓鏡角觶栗管笛等畫
在仗內導駕夜在警場奏嚴

甲子秦檜奏牧馬事上曰此事在

乎得人朕初令楊忠愍管馬五十匹忠愍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
間死損俱盡後得張建壽付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
養馬凡事皆如此得人則無事不濟矣時建壽以武德大夫領貴
州刺史於是遷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建壽遷官據程敦厚外
制集附入日歷無之

秘書少監秦熈權尚書禮部侍郎 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

人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
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

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

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寔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
遠竄為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為傾

邪者之戒故有是命

九成得祠在閏四月乙卯今併書之熊克小
歷於今年方書九成落職謫居宗杲編管皆

誤也九成落職宗杲編管在十
一年五月甲子已見本月日

兵部員外郎錢時敏言今將享

廟及郊當用仗內馬步導從之人而龍神衛上四軍未及舊額三
分之一詔殿前馬軍司招填 乙丑武當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

軍都虞候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檢校少保時
端明殿學士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
統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陞檢校少
師來謝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
儻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丁卯左迪功郎何備獻中興

龜鑑十卷詔遷一官 乙巳起復武經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知
濠州寇宏除名福州編管宏常為秀州兵馬鈐轄教所部為盜而
分其財事覺故抵罪焉 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
試官及堂除厚嘗著書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
郎王言恭言于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 壬申追封
懿節皇后曾祖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太傅邢允恭為恭王中奉大
夫贈太師宗賢為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為安
王 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為額 尚
書左司郎中兼權太常少卿王師心及丞博士簿禮部郎官並進
秩一等以中宮冊禮成故也 乙亥中書舍人兼侍讀楊愿請倣
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工部郎中林乂又
請以臨安府西湖為放生池從之既而上恐其妨民諭輔臣舊有
者令復之不然則否乂尤溪人也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
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陞朝官並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
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 三月庚子申明得旨許進 己卯大宴集
英殿 辛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王煥以燕殿成陞直學士 壬
午上諭大臣曰承平時大燕及策中宮事太后一一能記者之故
事所說皆同秦檜曰太后聰明如此上曰太后在 中十六年未
與皇后相識今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只取飽煖不歆
以細故擾思慮自太后歸朕於宮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

檜曰大抵興運至陛下凡事皆如意正家而天下定矣 詔兵工部郎官將作軍器監官各進秩一等以冊寶燕殿皆成推恩也

右承事郎臧保衡獻皇太后還慈寧宮頌特進一官 癸未詔皇后曾祖故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享封

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追封榮王右武郎帶御器械吳益為成州團練使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吳益為文州刺史親屬息澤

與二十五人以后受冊推恩也 甲申言本府及錢塘等九縣獄皆空詔獎之 六月丙戌朔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講程

敦厚謫知安遠縣敦厚攝西掖幾年數求即真太師秦檜進擬上曰俟何麒至當並命之 王栻擬行狀云丞相嘗進擬欵以為真上朝未幾以臺評斥去公亦數片丞相意向之

不同者交口譏公遂用言者黜知安遠縣 麒未抵國門以臺評黜去敦厚數登諸將之門會韓世忠之妾周氏陳氏張俊之妾

章氏楊氏並封郡夫人敦厚行詞極其稱美他日從世忠飲罷酒因懷其飲器以歸檜聞益惡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即劾敦厚鼓

唱是非中傷善類醜德穢行難以悉陳前一日麒自直秘閣新知嘉州改邵州而敦厚遂黜 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

昔漕發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彫殘最甚蠲放

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

也此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勅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為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為文具

拱衛郎行營右護軍後部提振軍馬吳拱充階成岷鳳路兵馬都鈐轄 國學進士郭義重賜旌表門閭義重莆田人本軍言其事毋至孝甘露降于墓廬故有是命 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蔡崇不法勒停上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

乃朝廷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猷皆坐降官 詔三衙及御前諸軍統制統領將官月支給錢自百五十千至三十千凡五等自今諸軍擅差軍兵回易委主帥及興販

州縣收捉押赴朝廷依私役禁軍法所販貨物計贓坐罪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與同罪時既已罷兵而諸將猶回易以營其私議者以為侵壞軍政故有是命既而尚書省乞都統制月支給

錢二百千從之

尚書省奏在七月甲子

棣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中

軍副統制成閔為殿前遊奕軍統制 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

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先是軍官老病者皆授添差離軍都統制田師中言本管軍馬不可闕官故有是命

於是中軍副統制郝晟陞權選鋒軍統制後軍副統制李山遷中

軍副統制餘以次陞焉

按前軍統制張憲以十一年十二月誅死今且二年不知何以始差正官當考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激蕙 癸巳壽星院乞撥放
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有好釋氏者即崇
尚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能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
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
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尚自少矣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
政辭還鎮命坐賜茶 甲午宮正韓氏為才人 丁酉敷文閣直

學士知臨安府王暎言太學將畢工養士之費當預備已括到民
間冒佔白地錢歲入三萬緡有奇養士三百恐可足用從之 戊

戌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與支賜及轉
資昔有教坊官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監不與之止令於樂

部轉遷此祖宗之良法也 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諸
監司巡按檢視簿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按以不職

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
皆從之 臣謹按秦檜再當國柄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勲之後士

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
務以應詔旨如紹興二十七年六月黃中所論及上諭大臣之
辭蓋可見也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已卯以前
職事面對奏劄見于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撮其大
畧書之其間則亦有及民間利害者蓋自可以考其人也 辛

丑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獻太平十慎論人主誠心等事當有
始有終上以其言有理 熊克小歷在七月己未按歷日以此日
降旨但七月辛酉上語及之不詳考耳

壬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仍舊職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克俊為言者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 甲辰中

書舍人張廣提舉江州太平觀坐明附程克俊動搖國是為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所劾也或曰中書舍人楊愿疑廣薄已

愬于秦檜故因事斥之汪藻撰廣墓碑云公在後省見事有

綠倖思繳詞頭者非一人不當人心者必諄諄為上言之其托

而公不恤也居無何吏部關引赦行詞公致廣上息至為之

秉燭草制言者咎公太遽罷中書舍人按今日歷所載文會

全章乃殊不及此事不知何也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張彥

寔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寔與之聞色初亦無

他彥寔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心

鬼作鋒未同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為誚大

已大怒愬于秦檜之諭言路彈之彥寔以本官罷為宮詞大

宣教郎元盥行太學錄元盥已見紹興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

子錄維藩已見紹興維藩既上書不得用聚徒于福州之長溪閩浙之士從之

者數百人福清林栗其高弟也至是以累舉得官會太學初建國

子司業高閎等言維藩博古通今士人推服建學之始宜得老成

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為之

將以經旨喻後進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不小既而右司

諫詹大方言盥刻薄豈足當師儒之任盥遂罷去何補龜鑑太學

進取不可不謹今日所養可以見異日之所為學官之除則曰士人

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與之講解則學校不為無益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新知欽州劉紹先貸死除

名械送廉州編官籍其貲坐前任統兵官虛招劾用盜請錢米故

也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侍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

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童

行有籍于官者為僧及道士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請囑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於是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時右文殿修撰崔縱武右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邁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尚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沒于敵至是以縱骨還初皓既辭官復令往雲中校進士試法嘗被任使者永不可歸皓稱疾固辭不得命考官孫九鼎與皓有太學之舊為之請乃許之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麟隸陳王希尹戲下貧甚皓屢賙之范鎮之孫祖平

不以為官傭奴之皓使以藜藿所為鎮墓銘白曰我官人也曰

東坡書之不疑矣即釋之貴族有流於黃龍府優籍者二人皓屬副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光世之庶女小醜在 恭承為贖以重價

求匹偶衣冠之家略為人奴者贖之數十人金詣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皓寔以饒州聞邵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三人在遣中及王次翁使還過燕皓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為留守易

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高吉祥素懷其忠委曲護出之乃得免吉祥渤海人也

以金中雜書及洪皓張邵行狀恭考修立熊克小歷生子肆赦在十四年六月按洪皓松漠記聞云北人重赦無郊霽予街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余都姑即余親也故移生子肆赦入此年然記聞又云辛酉歲金國肆青皆許回鶻人西歸此赦又在余都叛皇子生之外則不止兩赦矣張印行述云二月六日金人忽召公請尚書省說諭放還遣令就館且與洪朱二公會於燕山四月十四日會洪公于燕五月朱公自雲中至六

月庚戌俱發永平館七月七日至汴京據此則
金主肆赦當在正二月之間也當求他書詳考

辛亥翰林學士

魚侍讀資善堂翊善秦梓充龍圖閣學士知宣州梓引疾乞退故有
是命 處州軍士楊興等謀殺守臣左朝請大夫徐伋以叛為軍校
張行所告捕誅之 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
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
者即與施行無事虛文也 是月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胡舜陟死于靜江獄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袁柟至靜江遂以舜陟
屬吏居兩旬辭不服而死舜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
皆為之哭丐者亦斂數十千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訴于朝詔

左朝奉郎通判德慶府洪元英寃寔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暖
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上謂秦檜曰舜陟從官無罪不致

死勘官不可不懲于是仰之柟皆送吏部

行遣在明年二月甲申今併書之

秋

七月戊午上謂大臣曰昨訪遺書今猶未有至者朕觀本朝承五
代之後文籍散逸太宗留意於此又得孟昶李煜兩處所儲益之
一時始備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
寵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 己未復置國子監

書庫官一員 庚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秦熈兼資善堂翊善 秘

閣修撰知廬州李誼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命尚書左

司郎中王師心提舉南郊一行事務自是以為例 壬戌宣慶使

宣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永錫復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奉天詔秘書省曝書會自正言以上及舊係館職行在貼識人
並赴坐故事自大學士至直秘閣六曹尚書至正言皆與近歲省
官外但及前館職與帶職人而已至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
王暉請依故事近例兩存之其後率如此例 甲子詔求遺書
丙寅上謂秦檜曰朕嘗與卿言候國用足日蠲賦以寬民力比卿
兄梓朝辭亦議及此梓累典郡頗熟民事朕謂若一概除之又恐
用或不足浙西駐蹕之久民供不易臨安尤甚本路三等下戶與
蠲一料庶貧民被寔賜也 己巳吏部員外郎楊英罷殿中侍御
史李文會言楊英阿附孫近近敗及附范同望罷斥以銷餘黨故
黜之 壬申詔兩浙民戶丁鹽錢多欠負者其餘之先是上欲蠲
浙西下戶田租而秦檜言豪民多分立小戶難以槩免若蠲丁鹽
錢則寔惠正及下戶上可之且曰民間所以不舉子者正以是也
朝廷法禁非不嚴終不能絕其本乃在於此 是日雨雹 癸酉
禮寺上孟饗景靈宮儀注時以新宮成上親行孟饗之禮而神御
猶在温州乃設幄行事自聖祖至真宗用初日仁宗至哲宗用次
日承順承元殿用三日 詔諸州奏大辟刑名疑慮公案若刑寺
擬斷雖非大辟官吏並免收坐以議者言慮僻遠小郡不能盡曉
法意畏憚收坐不敢具奏遂致斷遣失當使犯罪之人無以辯雪
故也時左朝請大夫知劔武軍趙不棄亦請諸州奏讞但事干人
命雖有不應奏者並免收坐事下刑部不行 初命國子司業高

閱等補試生負四方來者其衆丙子有司上合格三百人以徐驥
為首驥浦城人也 辛巳武德郎兼閣門宣贊舍人韋謙為右武
郎帶御器械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王于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
秦檜行禮時學初成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
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于温州自海道至
行在 丁亥有司言將來郊禮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誠為
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
詔諸路以有出身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
管 庚寅尚書禮部員外郎段拂為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
拂言起字犯曾祖名辭不拜改宗正少卿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
知臨安府王暎守尚書工部侍郎 壬辰直敷文閣知紹興府張
叔敵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乙未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
閣乞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上曰太宗幸學嘗令學官講
經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檢故事來上既而閣侍經筵講畢奏曰
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
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閣曰近來
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韻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
美事閣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便武修文與
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
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

此以日歷及熊克小歷參修但克附閣講筵口奏之語于九月末又稱是時上已有

幸學之意而開未知之則恐不然蓋討論故事乃因開所奏又云
所乞上表可依所請則開安得不知意者開已乞幸學事為胡寅
移書切責故後來作行述者稍潤飾之
克不細考耳今從日歷本文庶不失寔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
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侍制洪皓至
自金國上即日引見內殿諭皓曰鄉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
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
見於慈寧殿常人設簾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皓退見秦檜
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
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檜不悅謂其子秘書省正字
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
須如黃鐘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朴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
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己亥以朴為質大金正旦使左武大夫
保順軍承宣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為賀大金生辰使武
功大夫解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
並遷二人自是以為例朴安西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獻
黃金萬兩上諭秦檜曰頃年張浚嘗獻千五百鎰是時有餘財卿
可諭剛中不必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庚子直龍圖
閣張邵自金國還入見邵言靖康以來迄于建炎使於金人而不
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聶昌若司馬朴若滕茂寔若崔縱若魏
行可皆執于北荒歿于王事而司馬朴之節尤為可觀劉豫既廢
金人取河南地金帥撻懶使朴為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

辭以疾堅卧不起，綈懶不能奪，其後以病死。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為羹以獻，愈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寔將死，自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人尚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其宰執吝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往中京者，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役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第七八人，其間恐未有經褒贈者，而有司檢舉特推恤典，訪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勵天下，伏節死難之義。即行狀云疏奏，秦檜怒，降旨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中省按史過庭、昌茂寔皆已贈官，推恩朴今年九月庚午贈官，縱十二月庚子與恩澤行可明年正月乙丑贈官，皆不行也。但朴作直旨，壬寅秘書少監姜師仲行下縱用尚書省奏行，可用其家自陳耳。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葺治者，並置教授，負又請罷諸縣武令。上曰：「學官須逐州置，昨已降旨，恐川遠未及，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武臣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宣撫司以漸易置可矣。」癸卯，除民人范燾送融州，編管，永不放還。燾數以上書狂妄被斥，及是至行在，言者慮其妄，鼓唱為國生事，乞重賜。

遠竄故有是命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秦朱印史
抗張忠輔高景平孫谷傳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
卒閻進節義于朝乞優卹卽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震威城
其死節甚偉具日歷抗濟源人為代州名邊安撫副使忠輔為將
領守崞縣景平崞縣人為隆德府部將益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
府谷朔寧人為益府屬皆以宣靖間死事實真曰我既許太宗皇帝
嘗召對俾聚兵討賊金人生執歆降之寶真曰我既許太宗皇帝
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
後為敵所掠歆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挺下至是弁稟其事上
之疏入不報弁所奏及申省在九月今得附此偉文已見紹興十
三年九月晏氏已見建炎二年五月舟進已見建炎
三年二月此不別出 丙午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
愿試給事中軍器監劉才卽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殿中
侍御史李文會試侍御史 丁未以洪皓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張卽陞秘閣修撰朱弁為右宣教郎直秘
閣並主管佑神觀 鎮西軍承宣使知階州兼節制階文龍州屯
駐軍馬田晟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先
是詔晟將所部三千赴行在遂以其衆隸馬軍司 右宣義郎湖
南安撫司叅議官王鉉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 度支員
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童之言有如四言雜字
之類皆詞訴語乞禁止刑部請不以赦前後編管鄰州從之 已

酉工與宰執論糴買事因曰今漕司各管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宜
做舊來發運置都轉運使一負通管諸路米賤處糴米貴處糶如
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
晏能權萬貨低昂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
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人多恥言財利不知國家之所急孟子
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豈小事也 起復德慶軍節度使提點
皇城司錢佃遷太尉以使北還也 樞密院編修官吳垌提舉浙
西茶鹽公事自建炎至今以密編除提舉
官者惟秦梓錢堪及垌三人 武寧軍承宣使提舉
醴泉觀公事駙馬都尉石端禮卒 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
寬卹民力事件以大理寺丞吳鏞轉對有請也 辛亥直秘閣知
虔州劉昉移知潭州 秘閣修撰主管洪州玉隆觀薛弼知虔州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宮之禮從之自是
以為例 初錢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無水患歲久堤且圯乃置
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堤人以為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
者且不可用蓋僅存十之一或謂近歲潮東激而沙磧西湧故西
岸雖不治而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潮頭東激
正西岸宜修之時乞招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採石修堤如
曩制則潮不能為患從之

建炎要錄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有三年九月乙卯監察御史李澗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為吉陽萬安昌化軍並免隸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庚申直秘閣湯鵬舉為淮南東路轉運

判官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寔也彼方困于蒙兀姑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

緩急何以使人 初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
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室撚否別
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皓頃事朱勔之
壻寅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
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
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
為人臣而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黜皓 尚書吏部侍
郎魏良臣戶部侍郎沈昭遠並罷良臣與秦檜里舊一日言于檜
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
赦內徒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為何官良臣曰備員吏部侍郎檜
曰且管廢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即奏良臣卑凡
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 大理寺丞李穎士面
對論州縣斷獄蔽訟贖金之弊變成罰金多至數百緡人為破產
願詔監司廉察按劾從之 乙丑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主管台
州崇道觀趙子偁守本官職致仕 丙寅給事中兼修玉牒官楊
愿言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竊慮太師秦檜有
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抄錄封送本所照用從之 丁卯
吏部請以川廣轉運司京官使臣選人逐色差遣各置定差簿二
面一留本部一納御史臺先是言者欲以四選逐色闕置總簿而
本部言難以檢察乃分京官闕七選人闕十使臣親民監當闕凡

二馬 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楫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
論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
之其辱命為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
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
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檜寢怒之 戊辰上謂
大臣曰諸處有瘡老廢疾之人依臨安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
王政之所先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充龍圖閣
學士知信州瑀稱疾乞奉祠乃命出守 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
書高閎兼資善堂贊讀 己巳吏部尚書兼侍講羅汝楫進兼侍
讀 太府寺丞張子儀面對言淮甸湘漢屢經殘破戶口未復望
精選守令優其祿秩假以歲月寬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
察以戶口登耗為陞黜之典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
戶口數申尚書省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朴忠蹟顯著特贈
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 朴後謚忠潔
辛未輔臣進呈衢州布衣柴翼益所進春秋尊王聚斲上曰朕已
嘗觀但編成門類從後立說無甚意旨大率說經終穿鑿即不足
觀矣 左朝請大夫知嘉州楊軾直秘閣軾上書言和戎之利權
中書舍人劉才邵奏軾排斥姦言辨明國是有補治道故褒擢焉
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
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競之人朕嘗觀寶訓太宗朝士人

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耻之道興乃除直龍圖閣
主管洪州玉隆觀 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長民言宣和以
應知通令佐陞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
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從
之 丙子勅令所刑定官王晞亮秘書省正字潘良能宗正寺主
簿孟處義並與外任侍御史李文會言晞亮之於趙鼎良能之於
李光處義之於汪藻皆潛植黨與窺伺朝廷動息密通私書相繼
不絕偽造事端唱為異說喧傳四方實傷國體望賜罷黜以一內
外之心天下幸甚乃以良能通判江州晞亮蒲田人也 丁丑詔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張燾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

制李璟知成都府

王明清揮塵錄餘話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
以上方為之李璟復次對制閩成都自是蜀帥
職始殺矣曹筠王剛中是也按紹聖間鄭雍守成都亦以是蜀帥
間周燾上帶待制非自璟始紹興後蕭振符行中亦以此對為之
不但曹王二人璟初以次對守成都後四年乃
陞雜學士為制置使明清所記皆參差不合

燾在蜀時有詔宣

撫司納契丹降人燾謂胡世將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監前朝常
勝軍乎世將奏寢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布匹折估錢二引民已
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
有奇燾言昨降度牒二千稱提錢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
初燾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振飢民撫存黎雅蕃部禁戢貪
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
旨政無不舉蜀人大悅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葉煥卒

戊寅秘書省正字洪皓派差通判台州洪遵派差通判常州迺遵以奉親自立乃有自命 辛巳戶部員外郎張漢彥罷漢彥與龍圖閣秦梓善侍御史李文會奏漢彥詐作梓書遺臣以別紙譜毀他人上玷朝廷有傷士體故罷 壬午徽猷閣待制知邛州馮楫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冬十月甲申朔直秘閣新知邵州何麟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麟連為李文會所擊上疏懇之秦檜奏麟所言不寔上曰此事果實亦不可行宜重加箠責以為士大夫誕妄之戒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郊祀大禮使叅知政事万俟卨為禮儀使吏部尚書羅汝楫為儀仗使戶部尚書張澄為橋道頓遞使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王賞為鹵簿使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郊祀大禮元豐分南北郊改曰冬祀建炎初郊不改及是賞等既審於上始草郊祀儀注上之 戊子右宣教郎新監行在藏西庫曹泳派差通判秀州泳彬五世孫秦熈婦兄也始以武易文故有是命 己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勅令格式二十五卷 權尚書吏部侍郎江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為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嘗稱其靖重焉 庚寅秘書丞無國史院編修官嚴抑轉對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命儒臣續而為書抑

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詔禮部及天文太史局並條具申省初上自海道還臨安之次歲嘗命有司製渾儀以木樣進既而中寢故抑言及之 壬辰詔

親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知夔州范綜令再任 乙未奉安祖宗帝

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于景靈宮太師秦檜為禮儀使先是遣官自海道奉迎至行在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

上心始安前一日上乃詣承元承順殿告遷至是步導出行宮北

門執政使相南班宗室迎拜訖前導至景靈宮叅知政事万俟卨

吏部尚書羅汝楫戶部尚書張澄分詣三殿行禮時庶事草創乃

建萬壽觀于橿星門內十七年四月始改作 戊戌詔川陝諸州秋試舉人

並用六月前鑠院先是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乞就春月發解庶

使得解舉人可赴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

改用夏季焉 己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許於所在入學令與

寒士同處第別作齋仍選士人為長諭庶盡變積習文行皆可取

也 庚子上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甲辰給事中

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權直學士院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汪藻落職永州居住右司諫詹大方論藻始遊蔡京之門

終為王黼之客前日在朝異議者皆藻之所為今復居近地陰遣

耳目刺深密務為扇搖望令遠方居住以示懲戒之萬一故有

是命 直寶文閣充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韓球過闕入見陞直龍圖閣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
邢孝揚為賓德軍節度使 丁未左承議郎權西京路轉運判官
蔡安強直秘閣知襄陽府始用文臣也 是月湖州言長興縣民

華小九取肝以療父疾詔旌表門閭 十有一月癸丑朔左政議

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王仲蕤復顯謨閣待制致仕仲蕤始坐江

西降摘失官後復故秩至是獻紹興聖德頌于朝且遺秦檜書有

云黃紙除書以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書未報而

仲蕤卒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因言其所進頌既進歸美之實而體

制典雅真得家法之傳乃有是命王明清揮塵錄餘話王仲蕤豐

甫建炎初知袁州全人犯江西

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婿也豐甫以啓懇之會

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薦時豐甫寄祿已為逾議大夫

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秦京秩年八十餘卒按日歷紹興六年七

月仲蕤以上其父珪神道碑復左中大夫奉祠是時趙鼎當國秦

檜未再相不知何時

再復元官當考

詔今年郊恩封贈封叔並令命詞給告以秘

書即張闡轉對有請也 戊午上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

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

乘玉輅齋于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並

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

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

有用文綉者皆以纈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並建旗常餘各建所

載之旂青城用蘆蓆絞屋為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為大

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

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

何備龜鑑過宗廟則必有

桐宮為自然自艾之地郊祀見基命宥密之意今景靈之輪奐一新園丘之規制一定風景雖殊山河頓異固不能不起秋風黍一春日蒲柳之嘆然天子建國宗廟為先祭祀之典天地為重鳴條之師正可告于皇天孟津之舉亦嘗類于上帝則郊祀之舉亦未害也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侍從官不

惟觀陛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聖學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與

人異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

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

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檜曰陛下聖德如

此三代顯王何以加諸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畢檜

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檜記于篇末略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致堯

舜之世比屋可封此其効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

投戈之際親御翰墨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朝夕從事為諸儒倡

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

人專任其責所為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

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臣

願與者免之呂中大事記所幸聖心無欲君德無玷檜雖使人上

聖德頌而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

紬繹其說初寒陰暑各無倦色又作損齋置經史古已已福建

轉運司進錦樣上諭輔臣曰儻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遠取第須

令官給其直毋使及民恐閩中又生此一擾也 詔諸州將舊贍

學錢糧撥還養士監司常切覺察毋得他用仍各具養士及錢糧數申省以右朝奉郎劉子翼知信州還有請也 除名人葉湍瓊

州編管永不放還湍以事編置南雄州而守臣劉掄奏其興訛造

謗乞不以赦宥特竄遐陬故謫之 葉湍本末當考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

禮部尚書充大金賀正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權樞

密副都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為例 愿等就充送伴在明年正月朔降旨今併書之勛權密旨日歷不見

本院官屬題名在十四年而無其月恐誤 癸酉太常博士劉燦

轉對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

並權用奏告禮一遵一豆酒脯行事此當日固未遑議今時方中

興容典寢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

雷蠶農畫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為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

不可闕者並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甲戌入內東頭供

奉官虞思殿祗候鄭并除名衡州編管左武大夫武勝軍承宣使

侍衛步軍司統領張守忠降二官以守忠與并交通而并受守忠

賂遺也 丙子詔北使往來並於盱眙軍鎮江平江府賜燕遣內

侍蒞之 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戶部員外郎勾龍庭實仕於公

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

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畫學黃庭堅上因說及梁師成

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却讀書只是不合干預朝

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為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

此等人便當重寘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至於亂者乃以庭實知眉州 十有二月癸未朔有食之日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自是如之逮檜薨乃止 甲申徽猷閣待制李正民提舉江州太平觀金人之叛盟也正民為淮寧守以城降時孟庾路允迪皆以奪官而正民未及貶比歸以舊官見至是得祠 丁亥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知利州侍御史李文會論賞外示撲野心實傾邪程敦厚子婿也而賣之勾龍庭實何麒麟腹心也而人莫知之情厚貌深如此而他豈易測伏望速斥逐以厲百官故有是命 庚寅太師秦檜以瑞雪應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乞今不改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兼權直學士院 辛卯詔民間所用私鑄當二毛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以上皆許告賞時江右私鑄甚衆上諭輔臣令嚴行禁止公私毋得用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魏元若權太學博士臨安府府學教授林大雋權國子正左迪功郎新西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夔權太學錄用司業高閎請也夔大雋皆永嘉人也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左朝請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彥詩言主上登用真儒載興大學監帖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曰學校者人才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士至仁廟朝人才輩出為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陷

敬者徃徃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人才可用耶

秘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秘閣

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

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

前司寮為之上自書右文殿秘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

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秘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

使不於此而汲汲焉則將踵漢人馬上安事之陋習而守殘補缺重為來世之嘆昧東都熙洽之儀容而播穀于河海亦豈盛世之事矧秘書三館書籍經史凡所謂典章文物者盡入于金也哉是日賜喜雪御筵于尚書省初

復故事也 甲午以郊禮畢恭謝景靈宮乙未亦如之又命內臣

恭謝萬壽觀神御 丁酉哲宗修容魏氏薨贈婉儀 右宣教郎

權勅令所刪定官巫伋面對請贈太學弟子員詔增二百伋句容

人也 己亥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郭浩來

朝命坐賜茶 皇兄寧遠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為寧

國軍節度使 起居舍人劉才邵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院宗正

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庚子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

翊善秦熿權尚書刑部侍郎周三畏並落權字 詔故左朝請大

夫右文殿修撰崔縱例外官其家一人以尚書省言縱奉使異域

身亡理宜優卹故也 癸卯有司進呈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

工命出內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

亦未必能之賜予使人不惟觀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
畏服 甲辰武德郎楊庭特換右通直郎庭政子以川陝宣撫司
策試如式也 乙巳太師秦檜辭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
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可不為天下慶乎宜服異思無守冲節檜
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為不足至于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為侑
錫賚踵至賜教坊樂佐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嬉笑聲徹高檜
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以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
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自檜每生
並以趙姓之遺 權尚書禮部侍郎段拂兼寶錄院修撰 丙午
史本文修入 侍御史李文會言金國遣使禮意至厚宜嚴戒有司討論舊典精

加補緝以稱陛下和好之誠從之 己酉大金賀正旦使副左金
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彞秘書少監馬諤見于紫宸殿金主
遺上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
例彞金主大父行也故事北使跪進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
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
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彞等既見上謂秦檜曰今次使人來大體
皆正其他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檜曰所以然
者由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安得如此臣

按紹興三十二年張忠建乾道七年為烏林荅天錫淳熙八年賀
生人人使皆爭進國書事而日歷載徐嘉待罪狀但云請近上
僚受書而已熊克小歷乃云忠建欲以舊禮受書楊萬里撰虞允
文碑又云天錫進書跪不肯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皆不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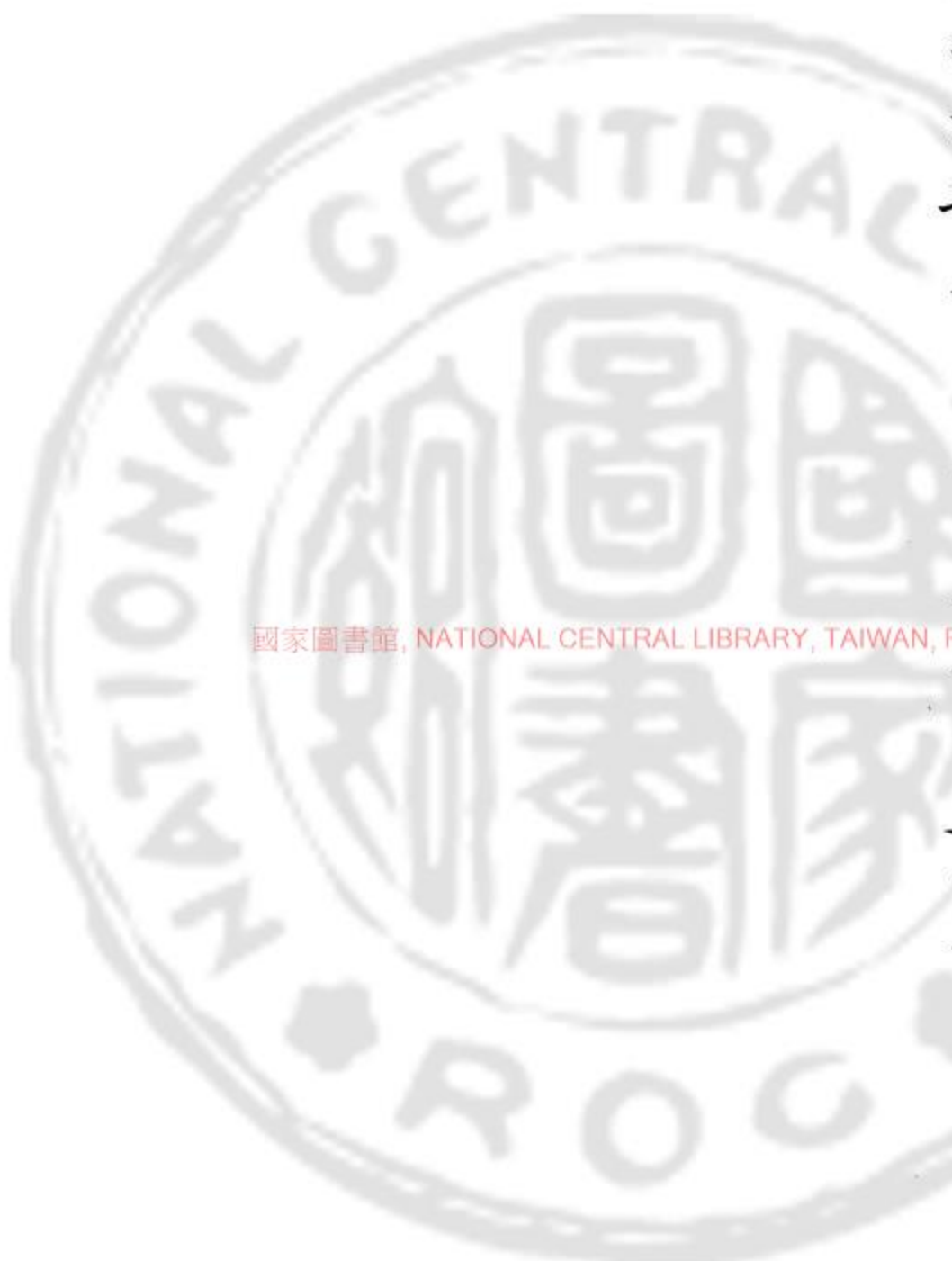
詳龔願正撰范成大行狀又云隆興再和名體雖正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乾道六年五月遷公起居即充祈請使公密早奏具言答書有曰抑聞附請之同欲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然亦不云舊禮如何今以日歷會要大懷忠入見儀注及晁公志敗盟記參攷之進書之儀大畧如此故擬取附見以補史闕若遂畧而不書則後世將謂有不可書者故當記其實也或可移附紹興三年二月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

入國門前一日班荆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鈔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菓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花餉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御筵遇五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菓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菓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又翌日班荆館賜宴遂為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即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償自是以為例出內庫錢付驛事不見于他書今以三十二年七月癸亥知熊克小歷何以繫之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都此年姑附此更須詳考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都

舊儀則有不同按日歷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接伴使洪邁等奏使朝見禮儀三月二十五日館伴使徐嘉等奏館伴更改近例十四事並詳見本年用此不別出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事畢取旨推思於是所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十三年六月甲子申明指揮修入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

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十三年六月甲子申明指揮修入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

營田凡一千三百餘頃 初申嚴淮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廣諸
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
重風急遂沉於海官司知而不敢問 此據楊鵬舉議附入二十六
年五月甲子再降旨申嚴
金主亶初頒皇律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倣中朝間有創立者
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
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决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
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則與古制異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四年

歲次甲子 宗 宣 皇 統 四 年

春正月

按是月 癸丑朔 丁巳燕北使于

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楫為大

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閣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故也

已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昱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

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

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為

例趙姓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又書從例使副 乙丑故奉

議郎何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秘閣修撰以行可

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已官其一第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初太傅醴泉觀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沉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困重乞納祿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饋問不絕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為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諂附匪人搢紳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覆出為惡凌壓百姓干撓郡政害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為乃有是命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為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郭氏祥符人故奉直夫人直卿孫也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丁丑詔四川路內藏錢帛並易輕賫赴行在惟絹以本色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王或岷石為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趙子偁既卒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煥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

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群王持服乞依故事庚辰秦檜進呈上曰初議

養宗室子今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熊克

小歷云普安郡王瑗以父子偁身故乞持服日歷議狀全文不云王自陳當考瀛海軍承宣使知閣門事

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日歷不言所以程敦厚外制集有華州觀察使

傳忠信改除制詞云朕方務昭大信以固圉故推長利而正名可溫州觀察使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

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 癸未宰執奏

權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于邊請鈔于京

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

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謂武備

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椀將因暇日

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月戊寅按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二十六日不知克

何以少傅鎮潼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炤兩易

左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

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

力其肯措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

司參議官朱敦儒為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丁亥詔川陝宣

撫司便宜合換給文字限一年陳乞盡今冬毋得受先是宣撫副

使鄭剛中乞將磨勘酌賞等事收還省部却將軍旅事務便宜施

行故吏部以為請焉 靖州乞依舊置新民學教養溪洞歸明子

弟以三十人為額從之 戊子國子司業高閔等率諸生上表請

視學手詔宜允 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錄其家一人以

權華陰縣日死事故也 長孺已見 紹興九年 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

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

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為惠不均欲令戶

部取請路之數條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

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錮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為姦耳乃詔江

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並與蠲之 放欠指揮在此月癸巳今併附此熊克小歷載福建

帥司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歷中興聖政內史臣曰聖人中心之仁譬猶穀之有種也上因每第之請而慮及於逋負蓋其愛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有十六

人以内侍充鈐轄 三十一年 六月罷 甲午上諭大臣曰昨嘗降旨請軍

揀汰人數令便招填可嚴切行下不然闔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

急誤事 時皇太后築外第有遷徙居民處上命臨安倍支般挈

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母令失所 二事熊克小歷繫之 三月甲子今從日歷 乙未鈞

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為第一次祇應有勞今後並

依此體例庶絕其後來希望耳 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

奏減民間科湏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蕪矣

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

輕賫并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萬餘兩赴鄂州總領司椿
管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隸馬司故取其贍軍錢帛至
今蜀中號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
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
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高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
高奏於上高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
吏鈐紙尾進高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
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高黷貨營私
窺搖國是高再上章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
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
正事士穉請宗學生以 百負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
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豐昭過關入
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
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觀國並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
以附万俟卨為腹心中懷異意自作弗靖若久在朝必害至治乃
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 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
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吳秉信守右司員外郎 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為樞密
院檢詳諸房文字 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
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

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為豪強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舊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崗軍守臣上曰徭人當安不可擾煙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 乙卯輔臣進呈請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于朝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江府洞霄宮張守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丁丁巳以右護軍選鋒左右游奕軍為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尚書張澄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令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寧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為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尚書禮部侍郎段拂兼資善堂翊善 熿免兼資善必有說 丁卯改岷州為西和州 金人避阿骨打諱更與階 成鳳州皆隸利路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改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 日歷無此今 已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 中興聖政史臣曰治道莫盛於堯舜而夫子則明堯舜之道者也故欲舉堯舜之治必先推本明堯舜之道者 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熿執經國子司業高閎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並與坐講畢賜諸生席于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閎三品服熿

與學官皆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學校以教之玉政

之本也樂育人材菁莪之義也士不素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素練而責其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慮其未廣又下增負之令譬之嘉穀種之

力者獲必豐養之至者才難何慮矣 詔今後臣僚有面刺大字

或燒炙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群盜上既命更迭入朝統制

官李用者面刺雙旗閣門以為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

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

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祇謁先聖遂幸

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

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

熊克小歷云上幸太學言者以為盛事乞宣付史館蓋誤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錄院修

權兼資善堂翊善設佛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

國子司業兼崇

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閣權尚書禮部侍郎殺猷閣直學士胡

寅聞之移書責閣曰太學者明人論之所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

成均之命竊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請

視太學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所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

國懷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強力姦詐加於其

君使不得其死其慙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

刼制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

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

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外國

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外國之君此

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
為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
甲胄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
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敵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宗族拘隔不
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
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為有大功乎閣下受
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幸
也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
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晏安之事
猶僂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
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為之詞曰云云欺
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掃地去矣數十
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古
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况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
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
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 尚書右司員
外郎吳秉信守起居舍人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
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
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
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唱為異說恐使命

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為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

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何備龜監曰竄王庶檜怒其不附和議也竄胡銓檜怒其曾沮和議也論

趙鼎論曾開論李彌遜而此心無愧之張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謫居焉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喜之孫近請召張浚則惡之生殺廢置惟己所欲異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關官因言陛下聖學日躋寔難其人上

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

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又曰王安石

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

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真

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

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閌並兼侍講閌仍兼資善堂翊善大學博士

陳鵬飛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禮部侍郎秦熈兼直學士院 乙亥

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閌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

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

意閌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皇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

子 丁丑左奉議郎勅令所刪定官李朝正尚書戶部員外郎

司農寺丞宋貺為金部員外郎 貺歙縣人初見紹興十一年七月 戊寅尚書

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彥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誤一赦取

旨 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銍獻祖宗八朝聖學通

紀論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復

端明殿學士 右宣教郎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
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
違者重寘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
力欽慎庶獄是為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 庚辰詔諸軍
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 夏四月癸未葬柔
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
半年以上未結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
月稍遠者取問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
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
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
非久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諤專主其事
將作監承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
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頌諸學官
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籀初見
紹興三
年九月 左承議郎林待聘充敷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
乃有是命 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責授左朝
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范同並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興
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尚書省檢舉也 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
道宮魯楸卒 丁亥秦檜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
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克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

時私傳以為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肯自立議論 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為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

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誓書發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樓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

趙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刷遺前後歸明人發還金國乃與秦檜奏對之語全不同

命侍衛馬軍司將官

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熾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為盜不足蕩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以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令衿頃在建康為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為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偽即賜罷黜今乃恬然不顧依舊奔走省謁于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為例勛仍以嘗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冊有勞遷保信

軍承宣使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
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軾孫也 辛丑少傅判紹

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殯官許之忠厚既朝陵將

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銍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為

僚婿而每懷疑心今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銍言元祐中

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即

入奏如銍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並免繫銜自是以為例此據

王明清揮塵錄 甲辰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揚存中請詣
附入日歷未見

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

經况其他乎 辛未西南小張蕃貢方物詔廣西經畧司受而答

之 己酉詔諸州秋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

任祠官中通選以邵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請也 五月壬

子按是月 辛亥朔詔左承議郎知筠州范寅賓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

除名勒亭寅賓初見紹興二年 九月措置事當考 甲寅將作監朱友仁權尚書兵

部侍郎 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

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 右

金吾衛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

舜臣徽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例納節至是特復之 詔四川

宣撫司就階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

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關額類是南人恐西北

寢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閑暇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為急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秘書省火禁依皇城法

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王應南並為監察御史應南邵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初作都亭驛 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閑初為蔡脩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閑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先是上在經筵嘗謂閑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字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閑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閑曰陛下所荅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眾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閑薦之呼給事中兼侍講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閑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

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呂中大事記曰自如淵擢中丞而誣劾鄭仲熊李文會之徒除授悉由密啓故

寬遂諸賢則使之露章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闕而臺諫之權在檜矣

丙寅太常謚故觀

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

按勾濤為商英請謚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

左奉議郎請王官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

興親迎長樂之變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實無前比臣雖

賤微惴惴然惟恐讒說潰成動搖國是蚤夜思之弗置也伏望特

降詔旨申勅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休德如有懷姦弗靖煽惑

士流者令御史臺覺察流之四裔永為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

勝仲子也

紹興二十九年朱倬論立方嘗請以秦檜不合者立為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怒罵忠即是此時也

大理評事孫敏修請罪人不以赦降原者遇非此赦或再遇大

禮赦雖有專條亦聽原免從之近制犯私茶鹽及擅支常平錢之

類皆不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

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

辰故也上欲用右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為副愷方持母喪乃

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 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

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物貨

故也

事初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達如為提點坑冶司所按贓污鉅萬獄既上

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此罷黜人亦快之 己巳金奎始遣驃騎大

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延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

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

自是歲如之 右正言唐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遂寧府蘇符居
論思之地識慮暗淺朝廷畀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
時事人為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
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
次赴筵于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
燕垂拱殿 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執禮甚恭可見其
鄉慕之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觀侍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

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經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閣周葵
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

曰苟不欲增胡為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
萬數為準時秦檜怒葵不已椿年曰因奏葵在郡錫宴北使飲食

臭腐致行人有詞葵坐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授閑十一年

按葵行狀其罷平江在此年而日
歷會要皆不見未知在何月日

丙子秘閣修撰江南東路制

置大使司參謀官馬觀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秦檜將遣
觀國還北地故特遷之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

日 左宣教郎王之望行大學錄之望穀城人初舉進士考官孫
道夫異其文欲置魁等衆議不同他日知貢舉朱震持以示人曰

此小東坡也 凡寅命秘書省補寫黃本書籍 己卯右諫議大

夫唐大方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講監察御史何若為正言 監察

御史汪勃守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游操試秘書少監六月辛

已朔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郭浩辭行 右朝奉郎曾

惇知台州惇嘗獻秦檜詩稱為聖相故以郡守處之此據紹興二

日業義問檜擅權凡投書啓者以臯變稷禹為不足比擬必曰元

初與修入聖或曰聖相此據趙姓甲申詔江浙等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

壞網運沉失倉庫漏底委非侵盜者皆蠲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孫近降三官移南安軍住坐詐名士人

範得朋為子婿奏補恩澤為臺章論列也 戊子右迪功郎權國

子錡師古特改右承務郎通判叙州古即維藩也初以幸學思應

改秩而吏部謂古文學攝官當俟注正官日收國子司業采之才

言特恩與常格不同乃有是命 廣西經略司言安南請入貢詔

使人免到關貢物就境上交訖仍優答之 辛卯普安郡王府學

教授趙衛等言王已誦文選稍通經書意義可學為文詔令讀左

氏傳對句及評議故事 壬辰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已減四

川和糴米一年 廣西經略司言西南大張蕃武泰軍請入貢詔

本司受而答之 癸巳尚書兵部員外郎錢時敏為右司員外郎

兼權起居舍人上覽除目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為宰相

豈可不慎擇時敏溧陽人也時敏攝右史都太學博士兼宗政

殿說書陳鵬飛守尚書禮部員外郎 大府寺丞張子儀行屯田

員外郎 宣州言涇縣魔賊俞一等竊發上曰兩國修和並無科

須民何乃為盜監司每奏無事魔者今乃有此可令取問時提點

刑獄公事洪興祖已代去乃降興祖二官為左奉議即自今不得

與監司差遣興祖行遣在六月甲辰於是守臣秦梓遣兵捕滅之後遷一官

梓轉官在十月乙未上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

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為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

水冒城而入俄頃深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

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即通判州事洪光祖光祖初見建集舟

以授民且區處山旱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

者甚衆林泉野記云嚴衢信處婺建等州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

諭婺州水漲事今又及此則檜非不奏但不盡奏耳秘書省正字吳芾轉對言江浙之地

軍興以來人苦貴糴望申命有司凡米之稅悉從蠲免庶幾民被

實惠詔戶部看詳芾仙居人也 丙申詔趙子偁許用普安郡王

除節度使特贈太子少保令秀州量行應副葬事 右武大夫華

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鏐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鏐乃

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變理幸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

秦檜聞之奏繫鏐大理寺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具鏐坐囚伯麟嘗問何故不

用廉訪使鏐答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

出言指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

大方即奏皓與鏐為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

直學士知饒州丁酉詔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亥尚書禮部員

外

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兼資善堂贊讀 是日上諭秦檜曰

蔣璨守鎮江更不任事只是避事卿等可擇人代之至如揚州在

淮東尤為衝要守臣亦不可不擇檜因言二十年來人人但知為

已靖康間陛下奮不顧身親至軍前當時若避事不出亦可上曰

朕以宗廟社稷為重一身不恤也蔣璨八月壬午放罷揚州守臣許中七月壬申奏祠 庚

子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万俟卨降左中大夫歸州居住

李文會在中司論高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為元女嫁士人林

謹奏受將仕郎止除名謹送二千里外州編管而尚有此命 辛

丑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陛下作新廢政光啓中興而士大夫輕於

為國重於謀身前此事之未定且進且卻利於己身則就之謀及

國家則避之今事之既成時向安平則專務進取陰交伺隙此風

不幸最害治之大者伏望明詔大臣崇獎廉隅退抑姦險將見大

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詔榜朝堂 甲辰淮東轉

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概澄清秦檜請

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真宗時祥

瑞甚多祖宗聖語止於豐年為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檜曰不

受賀尤見大體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先是監尚書六部門程

允元轉對援故事有請前十日擢允元太府寺丞至是行下允元

在四月 丙午右正言何若言陛下倚任忠賢排屏姦慝蓋深知

致治之要臣望陛下獨觀昭曠之上以照臨臣下審知其君子也

則信任之知其小人也則斥逐之如是則一心徇國者得以輔治
異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中興之業愈久而愈隆矣上覽疏謂
秦檜曰朕任其臺諫正要分別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
斯不害治矣熊克小歷但書何若乞進君子退小人六字非其本
旨今依日歷所載摘書之克又稱上諭若云云此乃
秦檜進呈所得
聖語克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五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四年秋七月庚戌朔上以皇太后微不豫諭宰執曰朕侍太后每一食減少不勝畏懼朕平日先意承志太后意之所嚮便竭力供應然太后聖明大事未嘗言及凡所須皆是小事易從者秦檜曰陛下聖孝如此天下之福御史中丞詹大方言太常博士凌哲劉嶸之罪謂哲居討論之職每每緘嘿無所可否此其首鼠兩端志有所待嶸挾迂僻之學好為異論不恤國事志在謀身詔二人並罷乃以嶸通判建昌軍哲吳縣人也按哲為禮官跨官僅三年其所討論當考壬子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俟

牽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為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

按此事紹興三年正

月已行遣不知令輔臣進呈上日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日何以再施行也

任者責償則必取於民未為允當於是特免補還而光與饒信州

守臣四人皆坐貶秩 秘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並罷殿中侍御

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為死黨變亂是非逢原因蓋公佐之回

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能黜緩急之際

必為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

良能去年九月丙子論罷

癸丑上諭大臣曰京西襄陽一帶宜擇守臣庶不生事秦檜曰當

依聖訓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得二名用宗正寺主簿詹棫之

請棫濟州人也 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戊午秘書少監

游操等上表乞車駕幸秘書省許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施垆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金人

所殺倫留居河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為河間平灤三路都轉

運使倫曰倫奉使以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遣

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贖使人冠帶南向

再拜慟哭乃就死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憐之 庚

申復置梅州 辛酉陞蜀州為崇慶軍以上始封之地故也 壬

戌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熿提舉秘書省掌求遺書時新

省成少監游操援宣政故事請置提舉官故有是命仍鑄印賜之

右奉議郎李觀民新知濠州入見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恐致生

事仍命秦檜以此語之 甲子詔修錢塘江岸以備潮漲上諭大
臣如捍江卒數少許取之近郡仍令中秋前畢工 乙丑追封柔
福公主為和國長公主 辛未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
官及係籍學生時已頒孝經于群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
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
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孝故有是命
壬申直祕閣知揚州許中至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直祕閣知
盱眙向子固知揚州持服人沈該依前直祕閣知盱眙軍 徽猷
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俱卒 甲戌左朝奉大夫龔寬降三
官永不得與堂除差遣坐前至潮州日不依期限徇私曲法擅放
編置人王文獻令自便故也 文獻因進注司馬法免解已見紹興
十年十月不知後來緣何事編管
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潮州文獻與鼎相見鼎歷問
行朝事宜因諭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未饋之時
高閔為禮部侍郎閔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
以書寓文獻達閔求之至行都而閔已去坐他事下臨安獄守臣
張叔獻鞠之案奏乃有是命寬建陽人也 按今年九月唐大方効
寬已有行遣而日歷所載甚 丙子上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
畧不知文獻如何行遣也
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實錄院官奉迎上即道山堂進膳已
遂幸祕閣召群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石文殿賜郡臣茗
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賜游操五品服御書扇省官及

史官皆遷官 戊寅上曰祕府書籍尚少宜廣求訪檜曰陛下崇

儒尚文是宜四方翕然向化李文會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

易舉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初削平僭亂收諸國之書而三館

下圖書延四方之士耶遂親為規畫一新輪奐大書飛白焜耀榜

題鑿與臨觀以幸多士聖聖相繼有加無損文明之治跨越漢唐

廊廟之材皆於是乎取之茲誠有國之先務而治化之祕藏崇建三

館還祖宗之舊觀親御榜題幸臨多士襲祖宗之盛典行幸之詔

又曰士習於空文而不為有為之學爾其彊修術業益勵猷為一

德一心丕承我祖宗之大訓是又欲幸多士而作成之以收祖宗

年得之盛也荷歟盛哉雖周宣復古何以尚茲是宣聖子永承萬

循也歟左承議郎知雅州楊昭左承議郎簽書雅州判官廳

公事王咸久各降一官以符同作獎牒試舉人不當為轉運使所

劾故也 八月庚辰朔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樞行監察御史 詔

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特放罪初忠厚移守紹興甫視

事會以郊赦加恩乃令所親左承議郎吳棫為表辭免其間有本

無時才出為世用之語御史中丞詹大方論忠厚表詞輕侮意謂

今日不足與有為詔令分晰忠厚皇恐上疏自明乃有是命秦檜

尋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廢斥以終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但明

他人代作則不然忠厚疏中元無此語今不壬午直龍圖閣知

鎮江府蔣璨罷以轉運使劾其擅以經費錢物收入公使故也先

是上嘗言其避事至是罷之孫覲撰璨墓誌云知鎮江府當是時

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癸未右正言何若言陛下紹

復基圖勵精政理機務必由於中書兵柄悉歸之樞筦典章一新

威令再振而士夫喪廉恥之節權要啓僥倖之塗處持橐之任而
睥睨鈞衡有如洪皓無汗馬之勞而覬覦節鉞有如藍公佐茲風
一扇浸淫不已則朝廷紀綱幾何而不為其紊哉願陛下恣加裁
抑一斷以義是乃所以保全之也從之 甲申右正言何若為國
子監發解所監試秘書少監游操等三人充考試官詳定一司勅
令所刪定官駱庭芝等六人為點檢試卷官尚書刑部員外郎吳
臬試駕部員外郎葉廷珪等二人為點檢試卷官監學降敕差試
卷官自此始 丙戌太師秦檜以幸祕書省畢率百官詣文德殿
拜表稱賀 丁亥右承議郎万俟卨中貸死配貴州坐從使金國
日以禁物博厚利故卨中高從子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
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畧 辛卯上謂大臣
曰言者多乞選縣令蓋令非其人則為民害可令吏部長貳審察
注擬或老病則更授他職庶得人而民受其惠後二日都省請申
嚴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倅縣令從之 戶部
尚書張澄引病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敷文閣待制
知臨安府張澄陞直學士 此似為王文獻獄事當考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
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
侍郎後二日以保為賀大金正旦使知閣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為
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趙瓌副之 左奉議郎蜀州州學教授
李宏知合州 自諸州學官除郡前是未有故著之 是日上諭大臣曰言者多勸朕

變法朕思祖宗舊法已善豈宜輕改秦檜曰遵先王之法而或過者未之有也上曰然 丁酉吏部尚書羅汝楫為龍圖學士知嚴州以汝楫引親年有請也 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其與商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檜曰誠如聖訓 壬寅秦檜進呈直學士院楊愿秦熿所撰賀金主正旦及生辰國書上覽熿所撰再三稱善於是命用之 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欲望戒敕攸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甲辰進呈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勃所奏 乙巳言者論寇朱明未平請悉以賊舟所有物賞將士之立功者上謂大臣曰此良法也凡攻城以子女玉帛與立功之人其城必破如此朱明必就擒矣時步軍司統制官張守忠以所部往管軍趙密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乏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既而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又請張皇榜立重賞許其徒自相捕致未幾明等遂降 是月金國境內大風拔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九月庚戌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必加黜責上

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倫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為善上曰小人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事然法至於弊乃不得已而更之耳

辛亥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卒後謚文康 甲寅右朝請大夫通判明州錢端禮直祕閣 乙卯才人韓氏廢 丁巳置皇后宅教授負 己未上謂大臣曰近多有人進春秋解可令通經者詳之蓋春秋難解人各有說當取所長頒示學者秦檜曰解經不可執一說王安石要人從已說故為學者譏議蓋道猶海也隨所得之深淺不同耳上曰說雖不同必有所歸檜曰四瀆之廣同歸於海也 庚申秦檜奏事因言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

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

國家福也上喜曰正與朕意合 左奉議郎知安遠縣程敦厚令

吏部差通判彭州以赦叙也敦厚嘗為是官以贊和議而驟進既忤秦檜去及是九年復除之 辛酉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端

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城西和鳳州經畧使吳玠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

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
巴劔天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
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璘為安撫使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
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
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為將尤
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肯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為
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壬戌
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
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事更替漏泄獄情
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癸亥詔殿前司諸軍公事非

與百姓相犯者令本司根勘依法施行時都指揮使楊存中請以
臨安府軍人劫盜事移送大理寺其諸軍公事視此少卿朱斐轉
對論非所以嚴理寺而重國體故復舊制 御史中丞兼侍講詹
大方進兼侍讀中書舍人兼權實錄院修撰資善堂翊善段拂兼
侍講 甲子詔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
與推賞不當謬舉之罰用軍器監趙子厚請也 左武大夫欽州
刺史浙東兵馬鈐轄王敏求勒停南劔州編管敏求岳飛親校也
秦檜追論黃彥節事事見十二年以敏求為彥節計囑飛私求財物法
寺鞫實乃有是命 丁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曾慥知虔
州初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吳玠既以赦還內慚不敢歸寓家贛

上秦檜憐之故命慥為守

慥并之婿已見建炎元年三月此以王明清揮塵錄餘話增修

辛未

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革咸懷異意以微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尚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有行遣而鼎為誅首置之不問則曷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上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告陽軍安置

王文獻行遣已見七月甲戌

癸酉詔

臨安府根制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收管狀奏時攸之妻子漸

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之變由於京黼望令密切搜索

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三人永不量移如初詔

乙亥叙郢州防禦使辛企宗為夔州路兵馬鈐轄 丙子祕書郎

兼益王府教授兼國史院檢討官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聞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先是闡嘗為席益辟容檜初罷相益嘗有力故深憾之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往時託跡益門朝廷置而不問而乃罔有悛心愈為不靖每以為用之不盡憤然見於言色由是罷去後二日檜進呈因曰近世學者多言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漢書云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

扶其弱與共守周名糾合戮力以夾輔周室即威文之勤王是也
使威文不僭亦與周名何異孔子作經本意為尊周而已上曰春
秋蓋為諸侯僭天子學者得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所
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冬十月己卯按是月戊寅朔大常寺主簿張晟罷
晟山陰人始以久次遷博士而言者論晟昨諂附呂頤浩今當朝
廷清明之時儻若博士議論之官竊恐挾邪懷異有害治道乃以
晟通判信州 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為軍置守臣還屬縣
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醴泉觀使忠厚既放罷
尋亦引閑自是不復除郡矣 乙酉皇太后謁家廟 己丑直徽
猷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黃敷書罷坐令體究信州發洪事久不
報應也 庚寅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術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永國公 辛卯詔贈皇太后故兄常宗閔崇慶軍節度使餘親屬
遷官者十有九人兄弟之女封夫人者七人以款謁家廟推恩也
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李迨復直學士 壬辰直敷文閣知廬州
鮑琚落職放罷以言者論琚頃奉使湖北而還盛言軍實可以檢
括及委以事任迄無能為幾至生事故也後三日以直祕閣主管
台州崇道觀王安道知廬州 癸丑左朝散郎新知筠州高闈致
仕從所請也此似因王文獻獄辭連及之故當考 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趙鼎唱
為伊川之學高闈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
率務為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闈為國子司業學者

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也
伏望申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為筆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
門曲學不攻自破矣輔臣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
初在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
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不自廢學措大
家不識事體如此 勒亭人万俟卨送桂陽監編管以殿中侍御
史汪勃言止輒至行朝恐別生事故也 乙未昭慶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為少師 戊戌有司奏大
朝會舊有地衣上曰祖宗時往往河東所獻因而用之今從儉約
勿用可也 己亥御筆除永道郴州桂陽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
米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左奉議郎羅長源知永
州還以為請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為身丁錢至予不舉誠
可閔也若更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 湖南安撫使劉昉
奏武岡軍徭人父子相讎殺令欲出兵助其父令還省地上以問
宰相秦檜曰欲令與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同處之不得輕舉生事
上曰善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恩不可懷則示威若侵省地俾
知所畏可也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祇謁先聖乃許視
事亦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
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為令長
源又言朝廷通好息民興崇學校多士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

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

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長源所奏以丙

午行出令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左奉議郎焦惟正知復州代

還言陛下頃嘗詔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罪當并案者必罰

無赦然竊觀行下賞功罰罪於犯賊之官皆云所有舉官見行取

會未聞奉行詔旨欲乞日後鞠正犯贖明甚者於上項詔書做皇

朝舊制於所舉官量坐謬舉之罪如事發日量遠近立限許令舉

官申陳免罪止坐罰俸詔吏刑部措置令可必行 乙巳秦檜奏

太后生辰事無巨細並經聖意士大夫鮮能聖孝如此上曰事母

之道不敢少有不至 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今邊事寧息除

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並收還省部吏

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叙復章服奏薦及諸州應奏

讞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從之熊克小歷於此月未書工部尚書莫將知福州

按將罷尚書已久此月甲辰自知明州依所乞提 十有一月戊

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 詔諸路監師帥守

奏辟及定差縣令並精加銓量非曾緣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用

吏部請也 巳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轉對乞戒飭北

使所過州縣供帳共億務令豐潔小有不備令監司按劾以期仰

體國家睦鄰敦好之意從之 庚戌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張澄

與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叔獻兩易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

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 權尚書工部侍郎李若谷試給

事中御史臺檢法官巫伋守監察御史伋李文會所辟也 吏部

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

曰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諫言之臣欲罷讀春秋

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修此經也抑又言渡江之初

禮出綿蕝當時所撰祝文多述艱虞未備之語今時事既寧望令

祕書省改撰皆從之 三傳許出題在十月辛巳降旨 丙辰哲宗婉儀慕容氏

為賢妃妃昭慈后閣中人也頗有賢德舊與皇太后善至是娛侍

慈寧宮制曰藻鑒精明獨前知於聖母蘭心芳潔今娛侍於東朝

後八年薨 薨在二十二年九月壬辰 右承議郎知桂陽監吳鐸乞以諸郡所

賜御書考經周官等別賜閣名上曰若別立名則諸郡緣此興造

必致擾人姑從舊可也 戊午中書舍人兼權實錄院修撰兼侍

講殿拂權直學士院 司封郎中李澗面對言今朝廷清明邊鄙

靖謐望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事躬行籍田之禮從之 甲子上

即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

月行之號內教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

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為

特進後謚忠靖 按故事曾任宰相贈七官而侍從贈官有五 辛

未少保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薨贈太傅世則持身廉

退居永嘉積俸二萬緡不復取以帥府舊恩賜田三十頃辭不受

後謚忠節

按公師已上止贈一官世則以少傅致仕贈三官非例也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

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今聚於朝上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乞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上可之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言治道之要在總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真此國家治亂之所繇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蜂起多飾虛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為就利避害之計慢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飾詐趨利之徒尚徂於乖謫悖偽之習窺搖國論誣後生此風不革臣所深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從之 癸酉御史中丞楊愿言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負傾險之資挾縱橫之辨陷附蔡京竊位省郎人倫墮壞廉恥不聞方時用兵迎合干進及修隣好陽為應和以得執政聞藍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為必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聞軍之興鼓愚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先是知藤州周某者誘光倡和其間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

之此以趙銜之遺史修入乃移光瓊州安置 甲戌戶部員外郎李朝正言

今歲浙石間有水災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嚴邊糴之禁上曰

所論甚當如有過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按劾 是月

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春暮方消 十有二月丁丑朔石

朝請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

凡赤烏白雉之類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為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

耳既而秦檜言蒼舒職事修舉乃遷一官蒼舒昌元人也蒼舒轉官在是

月辛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陳鵬飛罷

鵬飛嘗妄議慈寧尚典禮事見十五年七月御史中丞楊愿劾鵬飛山野

小夫妄自標置乃黜之 戊寅秦檜進呈司封郎中李澗轉對乞

褒擢縣令等事大畧謂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丞與諸司

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閔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又因民

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棄故皆有所懼而不願就望詔有

司凡京官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方得閔陞而因緣民事之人

自徒以上乃取旨庶幾循良之吏爭任百里之寄上曰法令不可

輕改檜曰但崇獎賢令則人自激勸上曰縣令有清廉愛民者令

監司每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並令按劾縣令得人則民

實受惠矣 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以戶部員外郎

吳縣邊知白轉對有請也 庚辰集英殿修撰新知名州秦棣入

見詔遷敷文閣待制遣行棣乞戒守土之臣毋好奇以生事上謂

大臣曰郡守之職惟以奉法宣化為急正不當生事也 右通直
郎上官世美知郴州還言郴道桂陽前此軍興居民率衆保險創
立山寨私置甲兵駱科平珍未盡屏除今年豐盜息望明詔守令
訓諭土豪如能罷山寨者量加旌勸納甲兵者優置價值其有日
前罪犯一切原貸示以不疑詔帥臣劉昉措置 辛巳給事中李
若谷兼資善堂翊善 壬午金部員外郎宋旣轉對言國家歲用
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鹺茗者為多今商賈入納於官及其請鹽
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常遠買茶於摘山之戶則流轉之根常
迫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折闕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此所以
商賈猶懷疑貳而入納之利未廣也欲望中嚴指揮遵守見行條
令毋得妄有申陳庶幾行旅通流邦儲豐衍從之 丁亥觀文殿
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從所請也 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
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
米務令實惠及民 大理少卿朱斐與外任既而殿中侍御史汪
勃論斐近輪對奏疏指大理寺為招獄不知其職乃罷之 斐奏劄
論殿前
司公事送大理寺非是已見九月癸亥奏內乃尋坐其家僕受賕
無招獄字必是別有章第不知所論何事當考
又貶二秩 武崗軍徭人成忠郎楊進京等獻黃金朱砂白絹
已丑左朝奉郎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遷一官朴資陽人
也 乙未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慊為福州觀察使

以訓導宗子率循規矩試于有司合格者衆故遷之 丁酉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試御史汪
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愼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
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為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
于外私養臺史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為陛下講修鄰好
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為國生事此固有
當繫於聖慮者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
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
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百官不
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樓始乃俟高范同程克俊

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

軍且使人伺察之

此並據林泉野記本語修入呂中大事記自孫

謁政府州郡不敢通書問若韓肖胄以主施鉅鄭仲熊二十

一人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而政府之權皆檜矣 庚

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

詔愿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嘗借官奉使者並權立

借官班自是遂為故事 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周襟遷敷文閣

待制襟燕人也 癸卯金國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

都點檢字散溫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高慶先見于紫宸殿

右正言何若論士大夫不恤國事專為身謀議論朝綱思其出

位此兆亂之階不可不慮乞揭示朝堂使洗心滌慮以承休德詔

以若試右諫議大夫 殿中侍御史汪勃試侍御史 丙午秘閣
修撰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尚書戶部侍郎鈇與秦檜有連故驟
用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 拱衛大夫文州刺
史劉光輔勒停坐強買民女為婢致其縊死也 是歲右宣教郎
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于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
踰年卒紹興五年與恩澤一資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
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
中號為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
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
大辟二十有六人



建炎要錄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有五年

歲次乙丑
宗宣皇統五年

金熙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

于大慶殿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輦
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自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
拜表稱賀而已及太母還宮言者以為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豈維
其事乞舉行大禮禮官以日迫不可行次年復以大禮後權罷至
是乃講焉 戊申瀘南安撫使馮檝獻嘉禾九穗工曰近日州郡
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可也 壬子宰執奏事秦
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無肯為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
敵臣嘗謂敵之所以勝我者以其用心朴寔故爾上曰朕觀太祀

太宗以來多用朴實之人所以風俗厚而根本固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士大夫之弊以風俗之移人也風俗之無與其惟祖宗之時乎漢周勃張良相如皆高帝之臣也逮事文帝其言不能出口一時在廷之臣誰獨無有長者哉及帝善嗇夫之對而張釋之稱譽二人者至于反覆問辨蓋明其為高帝之臣也漢嘗以是誅秦而爭天下矣秦政弊則徒文具而無實天下為之風靡漢誰與敵哉故釋之亦因為文帝言之士大夫而趨浮偽之俗宜為國者之所深戒也

癸丑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趙成特贈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家三人先是漳州長泰縣民華齊作亂安撫司遣成率兵往討之官軍敗成與其將校死者十四人軍校不與焉右迪功郎長泰縣尉陳休烈將射士捕齊死於陣詔贈左承務郎錄其子為文學乙卯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趙衛錢周材並為著作郎授書郎陳誠之為祕書郎左宣教郎黃公度為祕書省正

字 戊午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提舉洪州玉隆觀從所請也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辛

酉初藉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澗請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張守薨謚文靖 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

糴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軍撫司激賞錢已減為一百萬緡至此復有此請上謂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 戊辰上始聞端明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死狀謂秦檜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守節死敵人誰無死擇死為難耳於是贈左通議大夫輟一日朝詔報其家且賜

銀帛三百匹兩未幾其子述伏北人得其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諡

愍節輟朝在二月戊子今併書之日歷不載贈官此據會要未得其日命權戶部侍郎王鈇措

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上因言經界之法細

民多以為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

盡草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蘓軾言本部員外郎李朝

正嘗知漂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草詭名挾戶侵耕

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

弊然須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畫圖又造砧基簿止令

逐保排定十戶為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

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隱田給以充賞從之朝正同措置在此月

辛未已巳御筆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提舉祕書省秦熈除

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祕書

少監游操同知貢舉若操常為發解所試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

也敷文閣直學士新知紹興府張叔獻卒庚午工部尚書兼

侍讀詹大方罷為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敷文閣待制知撫州

晁謙之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謙之嘗言崇仁縣民婦產三

男足驗生齒蕃息之盛十四年八月丁卯又言臨川縣禾登九穗足為

瑞應其年九月癸未皆乞宣付史館秦檜喜故擢用之林泉野記云檜

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云呂中大事記日屢食則檜皆以陰

雲不見賀堊星見康輿之以為不足畏檜則與之改秩而日使臣

僚及州縣奏祥瑞以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

為檜秉政所致而已

論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為僥倖乃詔律僧歲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趙姓之遺史在紹興五年六月蓋誤

是日上因論和

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為務工部以辦事為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為然檜又奏宗子成忠即不皦娶倡女為妻為大宗正司所劾上曰宗子不肖至於如此然其間不無清貧有守之人前日有貧而不能娶者朕賜之千緡所以勉之也其後有司具獄不皦坐除名令宗司庭訓拘管

九月壬子行遣

甲戌斬閩州人龐師道于都市師道亡之北

境自稱從義即妄言朝廷機事金械之還故戮之 乙亥權尚書

戶部侍郎王鈇進秩一等以頃在兩浙轉運司修都亭驛成推恩也 右朝奉天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特降三官子志寓居衡山帥臣劉昉希秦檜意劾其強橫虐民故有是命 二月丁丑朔故迪功郎莫正贈承務郎正嘗權東海縣偽守王山招之不從為所殺故錄之 戊寅上謂大臣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為額尋命置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用監丞文浩請也

浩建請在癸卯

已卯命簽書樞密院事楊愿兼修玉牒 庚辰上曰聞軍士亦

有喫菜者此曹多食素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諭諸統兵官嚴行禁戢 癸未故除名人溫濟追復拱衛大夫威州防禦

使濟自海外量移潭州死於道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 丁亥兵部郎中葉庭珪轉對言陛下比者專尚文德天下廓廓無事然芸省書籍未富切見閩中不經殘破之郡士大夫藏書之家宛如平時如興化之方臨彰之吳所藏尤富悉是善本望下逐州搜訪抄錄從之 己丑右承直郎郭誠特改右宣教郎誠普安郡王夫人之父也 庚寅翰林學士秦熈兼侍讀給事中李若谷兼侍講

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徐琛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琛瑯昌人也

王明清揮塵錄云徐獻之琛王氏甥與秦檜之妻為中表而師川之族弟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上云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錄用之上從 壬辰其請其後獻之為貳卿會之並緣上率皆類此

和州防禦使錢愷知閩門事 癸巳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

閩門事何彥良落階官為閩州觀察使二人皆以嘗出疆之勞特遷之

乙未權戶部侍郎王鈇乞諸路州縣民戶科折之數自第一至第四

等一例均數從之先是講和赦書以上戶規避物力析為下戶自今令一

等科數已而諸路多言貧民由此不能自存有失朝廷憂恤之意故

數以為請 己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

郡王以將出閣故也其官屬禮儀並依普安郡王體例 三月丁未降旨 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邁卒 辛丑故承奉郎王明特與一

子官以前任德清軍使與金人戰死故也 三月丁未 按是月丙午朔 寧國軍

承宣使幹辦皇城司吳益為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甲寅

監察御史黃應南提舉廣南東路刑獄公事 辛酉武信軍承宣

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親兵數百憚不欲行守臣秘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若庇不遣

矣師回承命既而省符

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

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此以洪邁夷堅乙

志及熊克小歷參

修但邁以為紹興十三年事而克繫之十三年則皆誤也按薛弼以紹興十三年八月除知虔州今年五月移廣州當此時弼固在任意者師回統戍日久故用改除使之離去耳五月戊午白常

癸亥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筠

指揮畧同更須參考州居住李文會降授左奉議郎武翼郎四川宣撫幹辦公事范

寧之降授從議郎借補迪功郎陳洵武杖脊刺面配泉州牢城收管

初王師心之北使也文會以洵武屬師心為官屬寧之保之楊愿在

中司以此擊文會罷政是鞫實而有是命甲子上謂大臣曰交鄰

之道當以守信為主秦檜曰臣觀真宗皇帝時雖諸小國如溪洞之

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未索北客之在

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還襟等還北史皆

不書惟孫觀撰

李謨墓誌云金檜還北客之落南者馬觀國在遣中過公別涕泣而出趙姓之遺史繫之今年三月故因檜奏語附書之但姓之以襟為金盖字誤林泉野記云檜命畫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金內窮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不知北人何以至有五萬當考按誓書云淮北人願歸者更不禁約去年四月上嘗以此諭檜令回檄泗州檜奏如此甚便與野記遺史

中亮大夫武勝軍承

諸書全不同今併附此宣使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巨師古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從所請也

丙寅步軍司奏軍器事上曰朕頃在京師見內庫所藏弓矢皆太宗
真宗朝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製造精善故也 丁卯直
祕閣劉堯佐堯仁並陞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辰進呈
廷試策題上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皆如趨嚮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嚮
不正久矣亦風俗使然在陛下力與變革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
皆是仁宗時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材正在作成也已已上策試南
省舉頭林機等于射殿制畧曰朕託士民之上所賴以濟者惟正
賢碩能然迺或同于鄉原專於身謀不修廉隅不本忠信平居
肆貪得之心臨事乏首公之節使風俗曠然大變必有術處此舉人
劉章答策言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真儒始終如一又曰

陛下法乎古先得一賢者必思先王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
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王剛中策言
帝王之應世非治天下之難必得真賢碩能之用為難許必勝策言
今日廟堂之上其所以董正百官者竭誠盡忠以謀國事縉紳知之
將見觀感視效自然而化又曰國家廟堂之上秉握鈞衡總攬
庶職者其於節義之事在人耳目輝映今古天下縉紳方且相與取
正而激勵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偷墮為患其亦陛下之過計有司擬
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剛中次之必勝又次之機侯官人章龍
遊人剛中浮梁人也 壬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洪
擬卒謚文憲 夏四月丙子朔賜太師秦檜甲第一區 戊寅檜

遷居賜第命內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緡錢各一萬緡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幔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晝出東方 庚辰左宣教郎新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乞詔湖諸州勿縱省民私交溪洞及令監司帥臣覺察所部勿造事端以起兵釁秦檜言近邊僞人與吾民互市恐難抑絕上曰朕見往年西夏亦有互市中間禁止遂致用兵可令帥司相度後不行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鉉新科明法及第 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褒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乙酉詔臨安府捕武經郎方直治罪直前宰相趙鼎給使以事至行在侍御史汪勃言今國是既定內外寧謐豈容奸人輒肆窺伺而趙鼎使臣尚不知草心從化復敢如此民聽謂何其後本府言直罪如章乃送漳州羈管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䟽決獄囚等事上曰且降詔以四事為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且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 是月 癸未 至是肆赦勘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期于並生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勘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已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務要必行以施寔德尚慮徒為文具令三省考覈取旨

賞罰 戊子右朝請郎知大寧監龐昌孫及兵職官三人並罷坐
民居遺火不即撲滅致延燒官物文書甚衆為宣撫司所劾故也

唐寅四川宣撫司募禁衛三百人至行在上曰此輩遠來宜厚犒勞
沿途探請悉與蠲之居止亦須令便利庶皆得所成州團練使知
叙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
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酖殺之叙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壬

辰樞密院編修官王墨卿魏元若並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息
平郡王府教授秦熺嘗從墨卿學故薦用之 甲午上諭大臣
曰比遣將捕盜閩中第令殲其渠魁脅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
優與推恩不然罰亦隨之時福建劇盜號管天下者攻剽郡邑

為奸詔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往捕之故有是諭 丁酉太學博
士楊邦弼罷侍御史汪勃論邦弼操心不正每探朝廷事傳播於
外與罷黜者交通曾不以教導為職乃以邦弼通判信州 庚

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
軍屯已移內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虛有費故省之 十五年

子置總領官 皇叔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燦卒特賜其家銀帛 十月庚

百匹兩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 辛丑祕書郎陳誠之
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左從政郎新和政縣令湯思退左朝奉郎
行大府寺主簿王曠並為祕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邁為勅令所
刪定官思退麗水人曠暎從弟邁皓子也三人皆以博學宏詞合

格賜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敦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同惡相濟
乃以為福州州學教授洪邁罷在閩賀州刺史御前推鋒軍統

制吳錫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虔州駐劄 五月

丙午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趙密為定江軍承宣使先是海寇朱明作亂朝廷遣步軍司統

領左武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捕降之詔進守忠一階而密有

是命 己酉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勝軍承宣使王貴為福建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上覽除目曰此輩處之優穩如此則見在軍

者有所激勸矣秦檜曰聖慮及此可謂深遠熊克小歷云初步軍

告張憲岳飛之事擢為管軍至是除福建副都總管按飛以繼興十一年

年誅死明年三月貴罷為福建副總管以田師中代之未嘗除管軍

又按是時步帥乃韓世良後改用趙密蓋貴止是帶軍職克誤以為步帥也 癸丑祕閣

修撰知虔州薛弼移知廣州 丙辰詔減東南和預買絹匹一千

以寬民力秦檜陛下天資仁厚每欲寔德及民大類仁祖上曰朕

安敢望仁祖百分之一十七年九月折帛錢再減 戊午詔貧民產子者予義倉

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懋轉對有請也始命給錢四千至是懋言

免役寬剩所收至微豈能周給今所在義倉未嘗移用若歲令

一路發千斛以活千人以諸路計之不知所活幾何皇天親饗本

支有衍於百世矣乃命戶部措置行之懋東陽人也事已見紹興八年五月庚

子十一年三月乙巳 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

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

同行者悉為敵効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
每自書頭銜曰前熙河經畧使白某右副元帥撒離喝見之不悅
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熙河守將惡之大詈

曰白常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械繫久之常不屈而止

秦檜遣還北人史無

由見如馬觀國則見於孫觀集程師回則見於洪邁夷堅志然皆因他事及之故無始末獨白常事負興宗西屠華畧記之稍詳常嘗為涇原總管興宗載此事在紹興十五年又云与王四小巢俱遣王嘗位荆南總管巢亦位將鎮二人本末未詳當考

已未右武大夫

貴州刺史張延壽陞和州防禦使錄措置監牧之勞也 庚申大理寺丞周懋言紹興赦罪人情輕法重者並奏裁立法之意謂法一定而不易情萬變而不同設法防姦原情定罪必欲當其實而已比年以來內外官司類皆情重法輕聞奏必欲從重而以情

輕奏者百無一二豈人人犯罪無有非意誤冒可輕比者邪陛下

聖德寬仁惟刑之恤而有司未能推原美意其於情法疑讞輕重不倫伏望申戒法官應罪人情輕法重者並仰遵守敕條聞奏以從輕典仍委所屬時加檢察如有違戾並以故入之罪罪之庶使

無知小民免致非辜悉羅重憲以副陛下好生之德從之 壬戌

復置六部架閣官六員亦以周懋轉對有請也尋遂以右迪功郎

彭焄掌吏部右從政郎艾若訥掌戶部右迪功郎周紫芝掌禮兵

部右迪功郎蘇鑿掌刑工部

按題名焄等填闕在今年七月今併附此

癸亥詔自今

新除學士正謝前一日待詔即私第宣召入院如故事用翰林學士秦熺請也渡江後此禮久廢至是熺奏復之惟勅設以院隘不

容鋪設而止

按此句疑有脫誤

司農寺丞王會守尚書比部員外員會

喚弟也

甲子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

完顏宗永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侍制程家見于紫宸殿初燕垂

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申節百官用樂上壽于紫宸殿 丁卯

賜宗永等燕射于教場自是遂為故事初宗永等將至秦檜言于

上曰使人及期而來蓋由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故也上曰大抵為

國之道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為天

下生靈少屈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

閤門事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上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于洪澤

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

制却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為例

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

受賜因自辨數日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引見之前日侍御

史汪勃即劾康伯酬對辱國望罷之以副惇信睦鄰之意乃出康

伯知泉州而愷亦降為舒州團練使

上語在四月戊寅宗永入界在此日戊申劾奏康伯在癸

亥愷貶秩在甲子今聯書之

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主簿原本還所

寄資為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令吏部差監鄂州酒務日下出

門坐於職事全不用心也

此未知與接伴有無相聞當考

庚午命權吏部侍郎

宋之才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康益充送伴使副舊例接伴使副

就充送伴至是以金使有詞故易之辛未之才等入對 六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上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制加恩封檜妻

魏國夫人王氏為韓魏國夫人煇妻淑人曹氏為和義郡夫人孫右承事

郎墳堪坦並宜秘閣賜三品服時墳年九歲 壬午端明殿學士西川

宣撫副使鄭剛中遷資政殿學士剛中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直秘

閣通判明州錢端禮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 甲申右奉議郎喻樗

通判衡州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臨安府張澄奏修蓋太師秦檜

第宅官吏名銜詔第一等轉兩官餘以次第賞尋拜澄端明殿學士

澄進職在是月丙申林泉野記云檜築賜第窮土木之嚴

戊子翰林學士左朝散大夫知制誥

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熿特遷左中奉大夫充翰林學士承旨

故迪功郎張木漸特官一子以任叙浦縣主簿歿於王事也 庚

寅左朝請大夫曾班主管台州崇道觀 班始坐降金削籍編

癸巳右朝散郎張昌知楚州昌守真州代還入見言兩國通好

使命往來則運河堤岸不可不治望令淮浙沿流令尉兼帶入銜

從之 王明清揮塵錄稱秦檜喜昌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事已附見紹興十二年五月戊申昌除知真州注或可修潤

附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王鈇看詳監司守臣所

上應詔條其裕民事件 左承事郎充皇太后宅教授張本面對

乞令逐路憲司每季條具一路刑獄禁繫多寡核實以聞嚴加點

陟詔刑部申嚴行下本尋遷一官 本進官在己亥 勅令所刪定官錢龐面

對乞申戒州縣或遇水旱從實檢放從之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

畏進權本部尚書 秘閣修撰新知廣州薛弼充集英殿修撰與

敷文閣學士知福州莫將兩易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
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作山砦自保將言
漳泉汀建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游手輩從賊熟識小路引其
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疫難於掩捕
乞委四州守臣募強游手每州一千人為効用時殿前司後軍統
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五百
人許之未及招而將易鎮 丁酉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新福建
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元鼎措置本路盜賊公事上曰可諭殿前司
自今招捕郡寇分填諸軍闕額則盜賊銷矣元鼎候官人也 戊
戌秦檜為上言士大夫多橫議無益國事上曰靖康之事是也朕
見當時士大夫奏狀多是李剛耿南仲等紛紛爭事無肯以國事
為慮者檜曰靖康之初金主自令幹離不就便酌中施行誠有人
肯任國事則大計久已定矣上曰後來生靈塗炭之甚皆由於此
所以國家大事須在得人肯任檜曰非人主聖志先定豈臣下所
能決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秦熈入見引李淑故事乞避親且言
前此以和議文字多所闕預國事至重不敢有請今則大計以
定望許臣罷職庶幾不紊彛制不許 辛丑江東轉運判官趙
不棄乞令監司察部內縣令老病不職者與嶽祠上曰朕嘗謂縣
令最為親民又非郡守之比賊固不可而庸繆之人尤害百姓蓋
因其庸繆則吏計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縣令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五年秋七月乙巳朔罷夔路軍興以來所置酒店以寬民力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也夔路舊無酒禁為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已建炎未增至六百餘然土荒民少人不以為便剛中既以本司錢四萬餘緡代撥贍軍遂弛其禁 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廷事緣曾祖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羣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仍特遷一官初范冲在

史館上出光記聞命冲編類進入冲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冊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仍懼罪遂

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

仍遷官在是月辛亥今併書之范冲編類記聞不得其時已附見紹興六年八月己

亥

丁未右朝請大夫知泉州吳序賓奉記條具便民事件言

泉南七縣盜賊者四本州雖軍儲不足而義倉見存七萬石欲開倉賑貸而常平司執以災傷七分之法至今人未被賜故此附每縣給三千石販貸四等以下人戶給事中李若谷等請每縣給二千石如所奏從之 戊申復置利州紹興監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剛中言祖宗朝立法約四川所有見錢對數印造錢引使輕重相權昨因軍興調度滋廣印造寢多又有司申請為闕鼓鑄本錢遂廢罷錢監其金州一帶銅錢迤邐入透利路相兼轉用鈞錢不多有而民間鑄造農器鍋釜及供應官中軍器積日累月銷鎔川錢殆盡以致斂外州縣全闕見錢行使竊恐稱提不行牽連以裏州縣引法弊壞有悞國事疏奏不待報遂行剛中以利州山林多鐵炭易集乃命本路轉運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監官檢勘監門物料庫官等陸員軍匠五百人後增鑄至十五萬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歲用監官錢七萬緡三路稱提錢二十四萬為本率費錢二千而得千錢云 辛亥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度准詔條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

然矯訐迂闊者亦可見也 左承奉郎主管台州榮道觀陳鵬飛

除名惠州編管侍御史汪勃奏鵬飛前在禮曹陛下崇東朝之養

推尊微稱禮有自來鵬飛深切譏議殊不知先帝之三妃九嬪秩

等公卿固與庶人之一妻一妾異鵬飛敢為妖言妄自標目無所

忌憚大逆不道望枝畀荒裔以為造言亂眾者之戒故竄之 壬

子直秘閣新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錢端禮為兩浙路轉運判

官端禮自明州通判改除過關入見論湖塘利害望特詔所部專

責丞佐廣求水利之源乃有是命 時秦檜議乾鑑湖為田云歲

可得米十萬斛上謂若遇旱歲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遇之

檜乃止

乾鑑湖事以日歷紹興二十九年十月辛未所載上諭王綸語修入不得其年且附端禮論水利之後

癸

丑成州團練使幹辦御輦院吳蓋為建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甲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卒乙卯權戶部侍郎王

鈇言應軍事補官之人欲令本縣驗實如屬冒濫即令改正隱庇

者抵罪以當民避役者衆故也 丙辰詔學士院案籍令監修國

史官取索點檢

此必有為當求他書參考

左承事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劉章為秘書省正字章解褐即入館異數也

歷載章

除正字在十月亦因題名所書而不詳考也克又云章不待一任回便除館職蓋用陳誠之例亦誤章此時未到任也

丁

己興化軍守臣汪待舉條具便民事乞蠲本軍諸邑漁人所輸

稅及浦生之草採者毋令出錢從之 戊午詔廬光州上供錢米

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上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

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
內截細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 故迪功郎
楊世永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以前任端溪尉死於盜也 己未故
武德大夫趙德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以捕虜寇閩中死於陣
也其徒九人皆贈官錄子孫有差 甲子故右迪功郎汪位贈右
承務郎官一子位為濠州司理參軍死於難故錄之 乙丑權尚
書禮部侍郎宋之才充敷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丙寅楚州為捕盜官乞依元旨推恩秦檜曰賞有定格固難易
也上曰信為治道之本若不堅守出令其誰信之 丁卯大理寺
丞周贊面對乞戒監司郡守毋得增吏擾民詔申嚴行下 戊辰
兩浙轉運判官吳垌條具便民事乞令常平司支借錢穀勸民瀆
決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以泄水勢庶無滄損民田之患詔可
後十餘年乃克行之 己巳秦檜進呈放免四川轉運司因贍軍
借用常平錢十三萬緡檜言近來戶部歲計稍足蓋緣休兵朝廷
又無妄用故也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富貴大抵治道貴清淨
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檜曰舜無爲而治陛下得之矣
是月金國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 八月甲戌朔左朝議大夫知
池州魏良臣條上使民事言今民間有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
納一兩絹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也乞折帛
錢並輸實數更不合零從之 秘書省著作郎兼普安郡王府教

授趙衛守起君即錢周材試起居舍人 詔樞密院準備差使使
臣以百五十人為額三年為任比舊減五十人其已滿願就外任
者聽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唐輝卒 丙子上與大
臣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
賢矣楊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上因論史事秦檜曰
是非不明又矣靖康之末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
壬子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然豈知人臣遭變夫豈得已上曰
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
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為太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頃一時士皆
靡然從之以徽後福獨檜守正雖延禧傾害畧不為之易節檜曰
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為渠作東宮官不敢通書
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後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謹
按范仲淹祥符末登第終真宗之世為小官自為陳州通判以至
執政而薨仁宗未有子安得有東宮官檜之誕妄無稽皆此類也
尚書右司郎中林又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
郎 丁丑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魏元若
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 司空員外郎胡涓面對乞去諸邑
害民二事一曰輸納官物不銷簿二曰催科輒付巡檢司詔申嚴
行下 戊寅江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劉寶降
授果州團練使別與差遣都統制王勝劾寶擅代民木及疆刺平
人充軍故責之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

侍祠用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孝恭請也 庚辰樞密院險詳諸

房文字王循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常壽成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丙戌龍圖學士知宣州秦梓為瑞明殿學士

再任土居右朝請大夫章元崇率六邑士民詣闕借留故是命

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上曰天下之物不

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麩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

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容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元禮侯官人

也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九月丙辰恐誤

丁亥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

年卒 國子監丞文若面對論諸州教授與諸生難疑答問於羣

經宜無所不通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

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為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

九月己巳依奏

辛

卯詔諸路州縣出縣歸業人戶其元棄田產可照者盡行給付見

有人承佃及官賣了當即以官田之可耕者比做給還先是詔限

十年至是知興國軍宋時條上便民事乞寬展年限以招歸業之

人故有是命 壬辰沂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特降一

官坐擅遣官兵回易故也 甲午大理評事黃子諄面對言自渡

江以來宗室散處外州多居民間或在僧寺陶染澆簿不足上副

陛下親睦之意望依兩京例於江浙湖南帥司各置敦宗院以地

里遠近遣居之董以宗長訓以師儒庶幾不致失所且獲被教養

悉為良善事下禮部不果行 己亥權戶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

法本以抑兼并備水旱科條實繁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
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
則開發倉廩以濟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哉建言者將欲省
官而主管已復捥欲省吏而胥徒如故獨罷一提舉官而姦弊百
出州縣苟且無所畏憚封樁錢物借貸移易多致陷失凶年饑歲
賑濟之法漫不加省今雖隸於憲司而獄訟繁夥不能究心望復
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為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准西京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
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四川等處兼領指揮在九
月辛亥點檢錢物指揮在

八月壬寅
今併書之

直秘閣知盱眙軍沈該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

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常州

右宣義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

加直秘閣良史除職在
九月丁巳

庚子給事中兼侍讀李若谷為敷文閣

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仍兼侍講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以

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

通舊為
九百人

九月戊申故中大夫呂由成特

贈左通奉大夫官其家二人由成嘗知夔慶府死於難 己酉清

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添差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德既黜張子蓋又併取張俊所屬愛將馬立顧

暉而罷之俊怒訴諸朝秦檜亦忌其勇乃有是命先是德言本司

游奕軍隸馬軍已久乞將牙兵親隨搭材等為一軍以補游奕之

關從之德遂以中軍正將張振為游奕軍統制振河內人敵陷兩

河振聚眾得百餘人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陽諸鎮撫使桑仲仲

以為諸軍都提舉李橫代為鎮撫使與振有隙振乃走板江歸于

解潛為潛中軍統制潛召歸至行在遂隸張俊軍中俊以為準備

將後遣正將至是德拔用之稱張振事以趙姓之遺史附入但姓之

且附德 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林泉野記云秦檜

罷時 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任將帥必選奴才

恐其有謀起兵問已之罪故諸帥皆貪汚士氣不振 辛亥臨安府守臣張澄條上修建皇

太后宅官吏名銜詔以次第賞按秦檜賜第修建官吏第一等轉

官更減一年唐勘檜為宰相而 壬子金主亶祀天子郊先是資

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為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

社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

欲因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

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閣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

類虛中死年六十八此以虛中行狀及其家訴理狀參修行狀又

書當求他書參考李大諒征蒙記云都元帥兀朮回師忽承詔報

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還都之兄謀

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告首捕獲宇文等請師暫歸議事王大

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蓋知虛中死節無疑也虛中淳

熙六年十月戊午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

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

疆乃引對而有是命既而二人以已見請對周材乞命諸路憲臣

察刑獄寬濫抑乞禁止沿江米稅從之

二人以見入對在十月癸酉周材所奏以甲戌抑奏

以丙子行下今聯書之

乙卯左朝議大夫陳楠知襄陽府

丙辰詔諸路

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舉京官狀理為職司從吏部請也

辛酉以錢周材為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祇候俞似副之嚴抑為賀

生辰使閤門祇候曹受副之

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

講李若谷進兼侍講起居郎趙衛兼侍講

甲子夜太廟旁居民

遺火乙丑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 丁

卯侍御史汪勃請以給舍看詳到裕民事目令監司鏤板散下州

縣使民通知仍劾其稽違從之

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

卒以奉使之勞特贈虔遠軍節度使

壬申武經大夫吉州刺史

閤門宣贊舍人趙瓌知閤門事

是月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撫使

薛弼始至福州時福建郡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

貴失利為賊生得有殿前司後軍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

自為一所或語弼事惡二三盍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

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將手為効用及將移鎮而

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闘怯於公戰此

等將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後官軍既還或能為過亦未為便遂

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為廣東副總管韓京每出必提正以所部多

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

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

十乃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皆從之所請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弼遂減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 河決李固渡金主亶調曹單拱毫宋五郡民修之民有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二萬四千夫五旬有四日而畢 冬十月甲戌按是月朔大理秤事環周面對乞戒州縣自令毋得令保正副日書卯歷詔監司覺察 乙亥尚書秦檜第賜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賜晏仍賜檜青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熊克小歷在九月蓋悞 檜言不敢上辜恩賜款十襲珍藏以俟外補或得歸休用諸國門之外上優詔諭之

呂中大事記我高宗之侍檜既賜之相第又賜之家廟祭器既賜之畫像又賜之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而孫三人尚在襁褓並此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萬死而不可贖也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修玉牒兼權參知政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職名仍舊時侍御史汪勃言愿之過愿聞引疾丐免章五上乃有是命熊克小歷云楊愿自請罷按汪勃論韓公今愿既云云則愿蓋為勃所擊也此月辛卯王言恭文浩放罷明年二月辛丑韓公商與任外官觀皆與此相關 戊寅 右奉直大夫新通判昌州魏彥昌除名昭州編管彥昌故省吏也侍御史汪勃論其紹興初交關宰執以致紛紛既獲幸免而不悛其意故竄之 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酉左朝議

大夫知婺州吳表臣復敷文閣待制 直秘閣知潭州劉昉言武

崗軍徭人楊再興父子自建炎中侵占省地幾二十年近準御前

處分令昉措置遂遣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歷諭以禍福願還省地

及民田共六十餘畝已召民歸業欲乞永免賦役從之歷映弟也

明年四月 壬寅推恩 降授均州觀察使范納卒于夔州丙戌遺表上上曰

訥庸人也朕嘗識之全不知兵令既云亡可復一官乃復詔化軍

承宣使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敷復卒于明

州方議和之初敷復力抵屈己之非秦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

人啗敷復以利曰公若曲從而地旦夕可至敷復曰吾終不以身

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忍復言檜卒不能屈上

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開辟可謂無忝爾祖矣 己丑左朝

散郎新國子監主簿俞堯弼充勅令所刑定官堯弼上饒人也

左承事郎楊傑守國子監主簿傑存中子舉進士及第故擢之

左朝議大夫虞祺復為潼州府路轉運判官 祺初見紹興四年 祺歷漕夔

潼方時運興諸道以聚歛為先務惟祺所至晏然不擾 庚寅主

管馬軍司公事田晟請給軍器上曰戒器久不用則易蠹令善護

之又進呈鎮江軍中秋教武藝出格人上曰師不可不素練 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講提舉秘書省秦熈再乞避親且言今國信已

行別無撰述文字御筆除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

數視執政位李若谷上熈請班其下從之翊日上謂檜曰熈出朕

親除可謂士人之榮也熊克小歷於此書燔除 詔宰執給使授

官轉至保義郎許理為官戶 辛卯尚書吏部郎中王言恭國子

監丞文浩並罷以侍御史汪勃言二人趨附執政陰為爪牙結朋

植黨故也此恐與楊愿 甲午左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折彥質郴州居住彥質寓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檜意秦彥質

頃任樞府懷姦誤國今居衝要之地與守臣吳說私相議論妄及

朝廷說坐免官而彥質有是命 乙未詔秦熈依舊提舉秘書省

戊戌太常寺主簿陳積中御史臺檢法王鑑並守監察御史鑑

石埭人嘗為皇右宅教授汪勃薦之也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佛

權戶部侍郎王鈇睿思殿祗候王晉錫同製造郊廟祭器 庚子

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

鄭剛中取諸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諸將因言其有跋扈狀檜

不欲剛中併掌利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

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戶部外道則

隸總領責有所歸事易辦欵依此例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

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十一月庚申 辛丑左朝議大夫知

池州魏良臣左朝奉大夫知袁州沈昭遠並復敷文閣侍制 是

月金太師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院元師梁國王宗弼卒

宗弼封梁王諸書不見紹興三十年五月生長副史王全上路口奏稱元末為故梁王蓋紹興十三年以後改封故也 宗

弼且死語其徒以本朝軍勢強盛宜益加和好僕十餘年後南軍

衰老然後可為寇江之計云此以李金人急於就入其詞雖理
寇遺患之罪故且載之皇統五年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帥遼國王
危篤親筆遺行府四帥曰今契丹漢兒侍岳楊例有不協國朝
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雖有銳志不可保遺言于汝等吾沒後宋若
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北來乘勢感中原人言復故土如反掌不為
盟推賢用眾大舉北來乘勢感中原人言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
矣吾有術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朝計議擇兵果舉勢盛敵難
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朝計議擇兵果舉勢盛敵難
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尚惇心可輔天水郡王
併力破敵如此又安可中原人心亦深為國朝患害無慮者一
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不
數歲後共須歲幣色國朝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歛于民江南
心奸狡既獲亂非理其人極使無慮者三也供其失望人心離怨軍
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極使無慮者三也供其失望人心離怨軍
勢離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如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
材畧取江南如拾芥何為難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
見軍器大妙者不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帥
死贈大孝昭烈皇帝按大諱所云兀
木封謚他書皆不見且附此當考

十有一月癸卯朔以秦魯

國大長公主終喪子孫遷官者十有一月授官者十有六人甲辰
以其子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官使錢
忱為少保封榮國公太尉德慶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錢愐開府
儀同三司用優禮也近制公主子率授武翼郎孫宣義郎曾孫承
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恭人云 饒州童子戴松
十歲其弟槐九歲皆能誦書詔免解一次 甲辰右朝散大夫主
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為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
師囊以萬眾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為立祠歲時
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膺開禧元年閏八 乙巳忠訓郎張掄獻
書籍五十一事詔遷一官掄開封入璽王仲偁子婿也 丙午右

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池州居住范同復左中大夫知太平

州右朝請大夫趙士鵬提舉兩浙路市舶士鵬秦檜友婿自江

陰軍代還而有是命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王珪論士鵬舟

半以為私任提舶凡珍異之物專以奉秦檜而益取其

裁當考丁未直秘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徽猷閣再任戶部

員外郎遣知曰面對論錢塘仁和二縣養濟院苟簡減裂乞申嚴

行下從之戊申右通直郎杜天舉知潯州還入對言廣西列郡

並無教官昨沈晦請於土官內差教諭恐未足為後人模範乞令

見任有出身或特進名補官人兼攝從之朔日上謂大臣曰天舉

所陳事頗有條理士大夫所言有益於事者不可不行也熊克小

天舉奏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韋壽成面對乞令諸路憲司

民事蓋誤嚴實州縣給散和糴本錢詔申嚴行下己酉秘書省正字黃公

度罷侍御史汪勃言李文會居言路日公度輒寄書喻之俾其立

異且謂不從則當著野史議訕其意蓋欲為趙鼎游說陰懷向背

豈不可駭伏望特賜處分故公度遂罷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

張澄言本府內外官兵支遣及供辦行在所宗廟宮禁下至百司

取索皆成定式椿辦外其歲計經費之餘理合歸之朝廷如遇非

泛申朝廷取旨支用詔戶部取索開封舊法申尚書省敷文閣

待制柳約卒辛亥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徽州居住何鑄復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大理評事郭唐卿面對論諸州錄

事於軍不得專一治獄事上謂大臣曰獄重事也官不歷事則一